

# 第一六九二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一日星期五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尼尔松先生(瑞典)代行主席职务。

## 议程项目 9

### 一般性辩论(续)

1. 瓦尔德海姆先生(奥地利)：先生，请向本届大会主席阿雷纳莱斯先生就他当选本届大会最高职位转致我们衷心的祝贺。作为危地马拉外长，他在当前国际政治舞台上正起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而且，由于他有在联合国工作的经验，对我们组织的问题和程序已有深刻的了解，能有这样一位主席来指导我们的讨论，实在幸运。

2. 我并愿表示同意以上发言人的讲话。他们在这个讲坛上曾对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主席、罗马尼亚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表示赞赏。

3. 斯威士兰作为我们组织的最新会员国来到我们中间已受到我们的欢迎，请允许我也借此机会代表奥地利代表团向斯威士兰代表团表示良好的祝愿。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人类的三分之一已经摆脱殖民地的从属地位，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共享独立与平等，斯威士兰获得独立标志着在这一漫长的进程中又前进了一步。

4. 我们大会的主席是在国际形势动荡而紧张的时刻任职的。因而，在祝贺他当选的同时，我们希望，在本届大会结束工作时，我们将更接近于解决一些重

大国际问题，并希望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共同努力将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

5. 在秘书长向大会所作的年度报告〔A/7201和Add. 1〕里他清楚地觉察到我们在当前国际形势中所遇到的不测风云和种种危险。这份报告以及前两周的一般性辩论反映了人们对以下事实深切而普遍的关注：越南战争已造成了悲惨的后果，却仍在继续；中东仍未能恢复和平；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在国际生活中造成了新的不安全的因素。

6. 在去年一般性辩论〔第一五七八次会议〕的发言中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中欧局势相对说来还是有了令人鼓舞的发展。在原先冷战激烈的地区终于呈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日益增加，因此在那里取得了政治上的显著稳定。但这种进展近几个月来已受到严重危害，在我们近邻所发生的事件只能令人产生焦虑与幻灭之感。

7. 自从一九五五年奥地利作为拥有完全主权和永久中立的国家重返国际政治舞台成为联合国一员以来，我们外交方针的主要目标之一始终是，并继续是，积极促进和平、稳定与合作，特别是在中欧，因为奥地利是中欧的一部分。然而，只有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尊重联合国宪章以及人权宣言的原则，尊重国际法规则，尊重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和平合作才能实现。因此，对任何地方发生违背这些原则从而危及现有秩序影响我们大家安全的一切行动，奥地利都感到痛心，并表示反对。

8. 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有共同的边界，在历史上许多方面都互相关联，不言而喻，尽管两国政治和社会制度不同，但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件受到奥地利人民特别的关注。最近事态的发展自然使奥地利人民深为不安。在此时刻，我们只能诚挚而殷切地

期望，按照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愿望，尽一切努力缓和局势，并排除一切外来控制；这样，稳定局势的先决条件互相信任方能恢复。

9. 现在让我谈一下多年来使国际社会感到焦虑的那些冲突。我们对尚在进行中的越南战争不能不表示严重的关切。且不谈旷日持久的战争使越南人民蒙受惨不忍睹的人类苦难，这场战争的影响及其在国际上的反响就足以表明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我们曾一再敦促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谋求一项结束冲突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认为，这是结束战争、使越南人民重获和平的唯一现实的、众望所归的途径，越南人民应有权按照他们的自由意志决定自己的前途。

10. 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两国政府为结束战争已同意在巴黎举行初步会谈，为此我们感到振奋。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对那些会谈毫无进展感到担忧。我们向有关各方再次呼吁，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使敌对行动降级。这方面的任何积极性都不容忽视。有关方面应该勇敢果断地采取一切可能导致和平的措施。

11. 去年中东未能实现和平，为此奥地利政府也表示关切。最近经常在该地区引起敌对行动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交战状态仍未结束。在不稳定的停火线上依然是剑拔弩张的局面。去年敌对行动的后果仍未肃清。

12. 去年为解决冲突确实作了很多努力。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42(1967)号决议，制定了解决中东局势问题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既公正而又现实的。我们相信，如果该决议能得到全面贯彻，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纠纷地区的危机和各种问题。

13. 在上述决议中，安理会请秘书长指定一名特别代表促进各方统一意见，并协助达成一项和平解决、各方赞同的方案。我们知道，在这期间雅林大使为实现这项决议的目标作了一切努力。对他的使命，我们表示完全支持。

14. 可是，我们必须了解形势的真相。联合国可以提供机构协助各方商议一项解决办法；联合国可以商定并协助维护停战协定；联合国可以提供援助以

缓和难民问题。然而，只有该地区各国都明智而又果断地同意和平解决他们之间根深蒂固的分歧，只有他们在去年十一月安理会制定的原则指导下有政治意愿来实施这一解决办法时，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15. 历史已在奥地利人民和中东各国人民之间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希望并相信该地区人民能意识到自己值得自豪的历史，有办法有勇气去寻求一条通往和平与光明前途的共同道路。

16. 现在我愿谈一谈南蒂罗尔问题。诸位想必还记得大会在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曾一致通过第1497(XV)号和第1661(XVI)号决议，敦促奥地利和意大利通过谈判解决在解释和执行一九四六年九月五日关于南蒂罗尔的巴黎协定上的争论。

17. 根据上述决议举行的双边谈判集中谈了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实质问题；一个是程序问题。实质问题是给予博岑省讲德语的居民以必要的自治权，以便保护南蒂罗尔族居民在种族、经济和文化诸方面的发展。

18. 意大利政府由于认识到改善少数民族状况的必要性，于一九六一年委托一个特别委员会对博岑省的问题进行研究，并要求它向意大利政府报告调查结果。该委员会详细地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根据这些建议双方又恢复了谈判。在谈判中就上述自治权的实质问题达成了基本协议。我们目前致力以求的是制定一项程序，以便使我们能解决悬而未决的争论。事实已证明这一点极为困难，因为争论双方都坚持各自不同的法律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意在进行谈判时对双方的法律立场不抱偏见。谈判仍在继续进行。

19. 奥地利政府决心按其所定方式冷静果断地继续进行谈判。根据联合国的委托，我们愿为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而尽我们的努力。我们相信，意大利政府也必将为了这一目的而采取一切有效措施。

20. 在我们漫长而又往往令人沮丧的裁军史上，去年总算有了某些具体结果。大会于六月通过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见第2373(XXII)号决议〕，从那时起已有八十多个国家在条约上签字。以上事实意味着，核时代开始以来联合国一直为一个目标而努力，现在又跨出了一大步。

21. 但愿这个条约的通过能激励人们去进一步采取其他一些补充措施。几星期前在日内瓦举行的无核武器国家会议结束了非常有益的讨论，强调了现在应该在这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会议特别讨论了保证安全这一复杂问题，主张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加速核裁军和全面裁军的进展。会议还提醒人们必须促进核能的和平利用，促进核材料、科学知识以及核技术与和平目的的交流，而且必须保证无核国家在不受歧视的基础上享受和平应用核爆炸的利益。

22. 不扩散条约提出了发展核能应用于和平目的和核保护两项任务，我们认为把这些任务交给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个组织是恰当的。有人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可作为一个合适的国际机构，通过这个机构无核武器国家在自愿的基础上，可凭该条约第五条获得这种利益。我们同意这样的观点。谈到这里我们想起该机构在上月举行的大会是注意到有关问题的。

23. 我们已经多次发表过如下观点：不扩散条约尚未在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确定真正均衡的义务；而且该条约对进一步的裁军措施与其说是终点毋宁说是起点，它朝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只是进了一步。在该条约第六条中，核大国在这方面都作了明确的保证。我们诚恳地希望这一保证能尽快地付诸行动，并获得具体的成果。

24. 在这方面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十八国裁军委员会会议同意在它的工作中优先研究有关停止核军备竞赛及核裁军的进一步有效措施。我愿对该委员会的努力表示敬意，同时，我们相信，它一定能分秒必争地尽早恢复工作。

25. 当我们在裁军方面主张采取进一步措施时，我们不应忘记，为了使不扩散条约行之有效，仍然需要许多国家签字，需要更多国家批准。最近国际气候的恶化显然已使一些国家犹豫不决，不敢贸然签署或批准这一条约。我们确信，该条约必将有效地加强我们大家的安全。因此，我们希望该条约不久以后将成为一份世界性的文件。

26.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在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正在不断加强。去年不仅在空间探索方面又取得了科学技术上新的进展，而且为加强这个领域的国际合作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27. 今年八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第一次探索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专门审查空间研究和探索所产生的实际好处，并研究未进行空间活动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享受这种好处的可能性。我相信，会议表明了在这方面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尽管我们对维也纳会议的成就感到满意，但我们必须记住，在我们使所有国家都能享受空间探索的实际好处所作的努力中，这次会议只能看作是第一步，而决不是最后一步。现应加倍努力进行这项工作，看来是很重要的。

28. 联合国在外层空间领域内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了我们如下的希望是能够达到的，我们希望在大会去年所致力的新领域内也将取得同样的成功：即将海床洋底保留作和平用途。我们已经能够在国际条约中大大限制军事活动，特别是限制核武器对外层空间的威胁。我们希望，对洋底也能采取类似的措施，在洋底资源的经济开发中实行国际合作。

29. 大会已宣布一九六八年为国际人权年。以此来纪念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二十周年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今年年终作出决定性的努力，以便至少使宣言中的一些原则得到实施。许多国家已做到这一点，他们采取了具体措施减轻各冲突地区人民的痛苦。

30. 奥地利确认，对患难中的人们提供一切可能的人道援助，不管他们在何处也不管政治态度如何，是我们的首要职责之一。正是按照这一方针，我们已通过国际红十字向南越和北越都提供了力所能及的人道援助。

31. 正是在了解人类苦难的强烈刺激下，奥地利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和强烈的感情注视着尼日利亚东部事态的发展。为了竭尽全力帮助该地区敌对行动的受害者，奥地利政府，作为第一步，已将捐款和救济物资交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处理。在采取这些救济措施之后，我们还派遣了一位特别代表到拉各斯以及其他各国首都去考察进一步给予援助的一切可能性。执行这一使命时，我们与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取得了紧密联系。在采取这些措施时，非洲统一组织最近通过的决议使我们受到鼓舞，此项决议号召各方面保证立即提供人道救济援助。

32. 我深感痛心的是，自从去年大会以来非洲南部复杂而困难的局势并未接近于解决。这种令人不安的局势不仅毫无改善，反而在事实上已经恶化了。

33. 在此我对上届大会复会后未能解决西南非洲问题一事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我们深信，纳米比亚人民与其他各国人民一样有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让我重申：联合国已为西南非洲承担了直接责任。我们认为，取消委任统治权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我们组织已为这些重大决定承担了责任。

34. 关于南罗得西亚的形势问题安理会已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由于这些辩论，对南罗得西亚的制裁，事实证明这种制裁是很不够的，已大大加强了。关于南罗得西亚问题，奥地利在一九六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致秘书长的照会<sup>1</sup>中已表明了立场。借此机会我愿重申，奥地利不承认南罗得西亚的现有政权，我国政府将执行安理会关于制裁该国的决议。

35. 谈到南非的问题，我愿重申，我们坚决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奥地利在这方面的立场是本届大会所熟知的。我们断然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

36. 在技术先进国家的生产水平与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尚有待努力以谋求更合适的经济措施与经济结构)的生产水平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从而在生活水平上也存在着极大差距，这种差距所引起的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国际上应有的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集中控制资源，另一方面需要普遍加强努力——不仅是财政方面的努力。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建立一种思想体系以便解决这一巨大的难题。

37. 为了使各国保持持续而均衡的发展，必须保证一切资源都能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奥地利承认联合国大家庭在这方面发挥并将继续发挥的重大作用。我们深信，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将使我们在制订急需的发展战略方面迈开决定性的一步，同时提供一项国际合作和相互援助的战略。

38. 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特别强调人和社会的组成因素。在这方面，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建立——

<sup>1</sup>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年，一九六八年七月、八月和九月份补编，文件S/8786，附件二。

奥地利荣幸地得以担任该组织的东道国——是朝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的一步。

39. 秘书长对联邦政府和维也纳市政当局为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提供协助与方便所作的努力给了高度的评价，我愿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感谢。他说过：“维也纳正在迅速获得国际地位，成为主要国际机构的总部和联合国各重要会议的会址。”(A/7201/Add. 1, 第 98 段。)这句话深受奥地利政府和人民的欣赏。在此，也请允许我向秘书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他经常帮助我们，并为世界和平与联合国事业作出了不懈努力。

40. 自从联合国创立以来，世界人民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就抱着美好的理想，并满怀信心地期望这些宗旨和原则能够得到实现。但是，我们组织一直未能解决今日各国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一直未能对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种局势和冲突采取有效的行动，许多决议一直束之高阁，这一切令人相当失望，颇有幻灭之感。

41. 诚然，联合国确实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我们认为对此不应抱悲观态度。我们觉得，真正需要的倒是应对我们可能做的事情和限度重新作一次现实的估价。我们深信，根据这种现实的估价，联合国在当前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并将继续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必将变得更加明显。

42. 让我再次声明，对于我们组织的前途我们充满信心，并将继续为实现宪章的原则和理想而奋斗。

43. 彼得先生(匈牙利)：我们这一代人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和平共处或者核战争——生存或者死亡。在这次一般性辩论中的许多发言表明，这里所代表的各国政府意识到，在还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失去这一决定性机会的危险日益增长。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正处在需要作出果断的决定以避免一场核灾难的十字路口。

44. 现在一般性辩论已差不多进行到了一半。只要概括一下各会员国的观点，所有洞察当前国际事态的国家的当务之急就一清二楚了。我们有机会听取了四十多个会员国关于他们国际政策的阐述。在一般性辩论结束前，大约还有同样数目的会员国代表要发言。只要对已经听取的发言的实质作一番仔细研究，就可

看出，人们对当前国际事态的趋势深表忧虑，但又对制止恶化中的危险趋向和重新改善国际关系的可能性充满着信心，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既看到了忧虑，又看到了信心。我们甚至可以说，国际形势在这次辩论中已经有所改善，这一点在发言的总的气氛中已经感觉到了。一些发言甚至已为改善目前的国际形势作出了贡献。

45. 体现国际形势改善的一个特殊的明显的方面就在于，那些热衷于在联合国内外加剧紧张局势的人未能把本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变成新的冷战讲坛。近几年，在顺利发展中的国际合作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是如此牢固而持久，以致足以有效地挫败任何旨在恢复以往未能得逞的冷战活动的企图。我们对未来的信心，正是建立在同样的联合国内外力量之上，这些力量必然会在辩论中挫败冷战企图。这些同样的力量将证明足以制止核战争危险的增长，足以为政治解决最紧迫的问题开辟新的途径，而这些问题充满着持久的、潜在的国际对抗的危险，这种对抗可能导致一场核毁灭。

46. 匈牙利的外交政策正在为这个目的而努力，一向愿意同那些致力于改善国际关系的力量进行合作，共同谋求用政治方式解决有关当前军事冲突、军事行动或军事对抗的问题，解决那些充满着新的大战危险的迫切问题。因此，我们准备参加能够真正促进从古巴到越南、包括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在内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事业的一切活动。

47.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牢不可破的团结是恢复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先决条件之一。在此基础上，我们在不断地加强我们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肃清前几年“冷战”的残余和挫败任何旨在恢复以前“冷战”论争的新企图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这个国际组织中和其他国际讲坛上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48. 在真正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合作，这是我们基本的政治意图。同时，正是为了贯彻真正和平共处的原则，我们竭尽全力使自己成为反帝、反殖阵线中的得力成员，这个阵线的任务是反对任何侵略、反对旨在恢复帝国主义世界统治、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任何企图。

49. 匈牙利政府的这些努力是一贯的。在现实面前，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理由对我们的政治路线作出丝毫的改变。只要军备竞赛还在继续，我们就不得不经常注意到核战争的危险长期存在这一严酷而顽固的事实，直到在有效的国际监督下，通过全面彻底裁军的具体措施，采取决定性步骤去扭转整个趋势。

50. 在这次辩论中，最近也在其他场合，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正式发言把当前世界形势说成是错综复杂的。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中以及许多发言者在这个讲坛上都在使用这个形容词。我相信，对这一组织的机能负主要个人责任和直接责任的秘书长，面临着国际事务的复杂状况是极为苦恼的。他曾经如此失望而决定辞职。当时我们终于使他相信，他的个人才干是这个职位所需要的。由于他的责任感，他答应再任一期秘书长。我希望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那些冲突和争论的因素将不会使他自己帮助促进对立双方相互了解的特有才能丧失信心。

51. 我们说当前世界形势错综复杂，究竟是指什么呢？我们说当前形势错综复杂，决不是没有看到这一事实：在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所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国际形势要复杂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殖民主义国家仍然是广大殖民地至高无上的主宰的年代里，联合国面临着复杂得多的形势。目前的复杂局面是在核战争危险的阴影下，由改善国际关系和恶化国际关系两种相互矛盾的作用所引起的。在当前矛盾的趋向中，形势要比过去几代和前几年危险得多，着实危险得多。

52. 根据我国政府对当前世界形势对立因素的看法，开始绘制美好前景的最好办法，就是把我国迄今为止所取得的一切良好成果加以考虑来消除危险。在这些非常牢固的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探讨可能达成最好的互相退让的协议的途径，来逐步寻求解决当前关键性问题的最现实的办法。没有互相退让的协议，就不可能进一步采取使世界性灾难得以避免的真正步骤。

53. 因此，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在下面总结一下近几个月来在复杂形势的背景下所出现的最鼓舞人心的迹象和事件。

54. 自从一九六三年莫斯科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来，经过煞费苦心的谈判，拟成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文本，这肯定是最可喜的成就。人们可以有理由希望，人类历史上两个最强大国家之间关于有签订这一条约的必要性的协议将更顺利地为进一步谈判铺平道路，以制止核军备竞赛和拟定有效裁军措施的原则。鉴于当前新热核战争机器的生产和发明不断升级的趋势，人们不得不指出，即使没有爆发热核战争，军备竞赛的升级和扩散本身就可能对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的生活产生最悲惨的影响。

55. 不言而喻，只要侵越战争还在继续，只要真正的政治解决办法还没有达成，就无法采取重大的、决定性的新步骤来抑制军备竞赛和拟定全面的裁军方案。那些希望加剧国际紧张局势的人们，那些“冷战”政策的代表者，现正在利用一切——因此提出了所谓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作为阻挠批准不扩散条约的借口。我们甚至亲眼看到热核战争的狂热鼓吹者又重新出现了。

56. 考虑到侵越战争使整个世界蒙上了阴影，是各地形势恶化的主要因素，在世界舆论界看来，巴黎会谈的开始是寻找公平、和平解决东南亚问题的新希望的一个基础。从那时以来我们所得到的经验证明，这种良好愿望看来并不是现实的。

57. 巴黎会议正在举行这一事实本身确实是一件好事。然而，如果美国谈判代表不现实的态度破坏这个机会，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及会议以后，特别是在一九六五年二月，美国错误地判断了越南问题，从那时起它就不断地使战争逐步升级。美国似乎在犯一种新的错误。美国头面人物的某些讲话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美国政府参加巴黎会谈时，把越南方面愿意会谈看作是软弱的表现。如果这种自欺欺人的想法继续影响美国的谈判策略，当前的机会必定会失去，而新的机会只有在更加困难的条件下才会到来。

58. 至于中东问题，尽管由停火线上不断的武装冲突引起的危险越来越大，还是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善。目前，全世界对问题的实质性争端的理解比起第五次紧急特别会议或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时要更深刻

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改善。在上届会议上，宣传的结果牺牲了阿拉伯国家的利益，歪曲了全部事实真相。现在，全部事实真相更为真切了。人们越来越乐于通过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强行采取政治解决办法。即使是中东问题也不能和越南战争问题分割开来。如果没有侵略越南的有害影响，以色列对它的阿拉伯邻国的侵略也不会发生；要不是美国不愿意在东南亚接受现实的政治解决办法，中东问题也不会陷入僵局。

59. 上个月在阿尔及尔召开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是近来最鼓舞人心的事件之一。虽然，这个独立非洲国家的地区性组织要对付重重困难和种种引起不和的问题，但它还是想方设法召开了一次最高级会议，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积极成果，给国际组织树立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榜样。这个组织详细阐明的有关中东问题、军备竞赛、新殖民主义、种族隔离、脱离主义倾向、殖民统治和雇佣军队等等问题的共同观点是对全世界有教育价值的重要教训。

60. 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使人们对这个新的国际组织所抱的许多希望落了空。然而，它确实有助于把发展中世界的问题向全世界披露得更加清楚，这就是一种改善。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只要越南战争继续下去，只要更有效的国际合作不能实行，就不能充分集中资源来帮助那些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的国家解决他们的重大问题。

61. 刚才我所说的正是为了说明怎样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使相当多的国际问题可以取得积极成果。除了所有这些成就以外，过去有，现在仍然还有大胆而又谨慎的尝试，甚至还有值得我们万分敬佩的斗争。这些复杂的经历可能——我应该说，一定会鼓舞我们在精心铺平的道路上，一步步地走向更远大的目标，为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创造必要的前提。

62. 关于越南问题，第一个现实的奋斗目标是把巴黎初步会谈转变为实质性谈判。早在一九六五年十月，在第二十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中，我的代表团曾向各会员国指出，关于越南战争问题，能够坐下来谈判的唯一办法就是无条件地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且不以恢复轰炸相威胁，我们的这个发言在联合国记录在案。今年，部分限制轰炸袭击使在巴黎开始初

步会谈有了可能。只有彻底地、最终地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其他战争行为，才能把初步会谈转变成实质性谈判。有关各方都要懂得——我想也不难懂得——在轰炸尚未停止和以恢复轰炸相威胁的情况下，就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表示，它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完全团结一致。我们相信，他们的建议有利于东南亚各国的和平发展。他们的建议为美国脱离这个极其悲惨的事件提供了相当大的可能性，并将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

63. 如果，而且只有使以色列相信，去年十一月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不是一个在双边或多边谈判中进行辩论的议程项目，而是使该地区复杂问题能够也应该得到解决的主要方针的总结，那么，中东危机就可望用政治与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直接有关的阿拉伯国家很愿意在拟定执行安理会决议条款的步骤方面进行合作。以色列的支持者们只要说服以色列政府服从安理会决议，就能为以色列和全世界做一件好事。

64. 近几年来欧洲的形势似乎很平静。几届会议的一般性辩论都强调了欧洲安全的稳定性和可喜的迹象。为欧安会做准备的双边和多边会谈的报告发表了。但是，在前几届联大会议上，我的代表团曾不断地提醒人们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更不要抱有幻想，这也是有案可查的。我们强调指出，欧洲的平静是一种表面现象；内在的基本问题没有改变；经常在那个地区引起高度紧张局势的欧洲主要问题——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没有得到解决；军事力量最集中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旧世界；热核灾难一触即发的危险就可能在那里发生。这就是我们在这儿听取乐观的发言时欧洲的真实形势。

65. 可以说，正象我们反复说过的那样，通过在国际上明确承认那些在事实上而不是在法律上被有关各方所承认的现存事实，欧洲安全的根本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说是恰当的，也不会把具有各种复杂性质的欧洲形势说得过分简单化，我充分意识到这种性质。我指的是两个德国的存在，西柏林的特殊地位，奥得河-尼斯河国境的定界问题和包括两个德国之间的国境线在内的两国国境的定界问题。两个德

国的存在暂时是历史的需要，有它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是欧洲和整个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根本先决条件。任何争取重新统一的行动都不能算是正当的，除非这种行动是建立在承认这两个国家存在的基础之上的。

66.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劝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及其盟国承认这些历史现实。我们的努力是徒劳的，或者说收效甚微；我们却目睹了西德一次新的军事更新，在公众生活中，掀起了一个复仇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新高潮和旨在反对历史现实的政治运动。我们华沙条约缔约国曾建议，在解散军事联盟的同时，详细制订一个欧洲安全体系。我们的努力毫无效果，我们却亲眼看到了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驻欧部队的新尝试。除此之外，无可争辩的迹象表明，一些美国人士想在欧洲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以补救其东南亚政策的明显失败。

67. 欧洲包含着很大的危险，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欧洲和平与安全也包含着很大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加强我们的前线，我们的边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加强捷克斯洛伐克，它的地理位置是首当其冲的。对这一行动的必要性没有人感到高兴，也没有人会感到高兴。但其结果将有利于欧洲和全世界的和平事业。我们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合作，巩固和加强我们共同的国际行动将为双边和多边谈判打下一个新的、更加坚实的基础，以便在欧洲建立一个真正的、和平的安全体系。西德在丢掉幻想后必将成为这个体系的一方。只有西德真诚地积极地参加，才能设想在欧洲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和平的安全体系。我们在展望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巩固、更加安全的欧洲。这并非空想，而是能够达到的。它将不仅对欧洲各国有利。我国政府利用一切机会参加为了这一目的的国际合作。

68. 这次一般性辩论一开始就有了吉祥的征兆。是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第一六七九次会议〕提出的苏联的建议，把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从冷战危险的阴影中引入裁军谈判新希望的吉祥气候的。除了当前世界形势中所有的关键性问题以外，对我们前途的最大威胁就是灾难性的核军备竞赛正在以不可预料的速度节节上升。在当前核时代的情况下，如果开始新

的谈判，为制止军备竞赛和制订具体裁军实质性协议创造条件的话，那将是一件十分令人鼓舞的大事。一九六三年以来，就军备与裁军问题所签定的条约是精心准备的结果，是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进行微妙外交活动的结果。当然以后还会这样。苏联政府的备忘录将由第一委员会首先讨论。双边的接触和本届大会的审议可能为就提出的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铺平道路。如果在那些最容易探讨的问题上多少能取得一些成绩，那么，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就可成为最鼓舞人心的会议之一而载入联合国史册。

69. 尽管存在着持久的、潜在的热核战争危险，这还是可能办到的。只要在走向实质性裁军的道路上，没有采取决定性的步骤，那人们就不可能忘记，不管局势是缓和还是紧张，热核战争的危险都永远威胁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是在这种严酷的现实面前，处理当前世界形势的所有大大小小的问题。

70. 最后，对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主席、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在历时最长的一届大会会议上，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所进行的成功活动，我愿表示衷心的、受之无愧的敬意。

71. 我向杰出的危地马拉共和国外交部长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阁下致以良好的祝愿。愿由他主持的大会本届会议成为改善国际关系新创举的起点，尤其是成为给裁军问题重新打开谈判之门的起点。

72. 阿尔科雷萨·梅内塞斯先生(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对大会第二十三届例会主席由素以才能著称的、杰出的拉丁美洲政治家、外交家和法律学家来担任感到特别高兴。由他来主持这次世界性大会，我们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感到满意和荣幸。我谨代表我国政府对他的当选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并预祝他在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

73. 同时，我愿对大会上届会议主席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在指导第二十二届会议工作时所显示的干练和耐心表示敬意。我并愿对我们富有才智和精力充沛的秘书长为世界和平事业及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我们玻利维亚代表团的感谢和信任。

74. 本届大会议程列入了若干并非对所有国家都具同等重要性的项目。为此，我的代表团将较详细地阐述其中某些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有待于在此讨论的问题缺乏兴趣，而只是说我愿将玻利维亚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呈交大会考虑，这些问题是我有幸代表的国家所极为关心的。

75. 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在令人失望的气氛中行将结束。消灭贫穷、饥饿和愚昧以及弥合世界各国人民之间差距的目标仍然纯属一种善良的愿望，至今未以足够决心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对当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来一番重大改革。

76. 玻利维亚同其他属于七十七国集团的国家一样，怀着迫切的心情参加了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在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第二届贸易和发展会议。毫无疑问，所有较小国家对这样一次重要会议都理所当然地寄予很大的希望。可是我们的代表从印度归来时却大失所望。会议所讨论的最重大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人们曾期望会议就制定一项国际商品贸易新政策、详细规定发展中国家出口之制成品与半制成品享受非歧视性、非互惠性关税普遍优惠制、诸工业国切实增加与其生产增长率相称的国际财政援助量等方面达成明确的协议。可是，会议只对某些商品采取有限的措施，只承认有必要规定关税普遍优惠制和在对外提供资金的政策上作了某些改进。除此之外，很难说在新德里还取得了多少进展。

77. 较不发达国家的境遇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这方面所取得的点滴成就对这些国家的裨益是微乎其微的，而这些国家的境遇不仅是高度发展的国家，而且也是处于中等发展阶段的国家所应多加关心的问题。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的分歧和利害冲突使它们不能共同维护它们的观点并解决有害于它们的问题。

副主席奥欣先生(多哥)代行主席职务。

78. 贸易和发展会议通过了有关内陆国某些特殊问题的第11(II)号决议，并提出了若干有利于这些国家的特别措施。虽然所提措施的内容不能完全令人满意，但至少集中反映了无海岸国家所遇到的特殊困难。

79. 我想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国特别关心此事，而关心此事的原因是大家都清楚的。玻利维亚认为，在这方面必须建立特别的合作制度，使工业化强国、国际组织和过境国得以通力合作。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的指导下，各国际机构应着手调查研究，以求更精确更透彻地找出内陆国的种种特殊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此点。玻利维亚地处内陆这种很少为人所知的因素给我们的经济带来相当大的影响。例如，港口费用由单方决定，玻利维亚无从过问。费用调整，事先既不通知它也不征求它同意。此种情况势必造成一种从属关系，不仅有辱主权概念，而且对处于这一境地的国家损害极大。

80. 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一种不正常的局面。一方面我们拉丁美洲国家通过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正在实现一体化，但我们感到该协会的进展未能始终令人满意。因此，我们拟将安第斯山亚区渴望尽早取得实际成果的六个国家组织起来。我们并拟通过拉普拉塔河流域诸国之间的协商来解决涉及五国的重大基本建设问题。理所当然，此一体化之全过程必须先得到有关国家在完全平等基础上的广泛合作。否则，全部规划势必落空。然而，我们彼此之间尚少谅解，而诸多困难，这虽然初看之下并不严重，但实际上却不仅对我们相当部分居民造成经济上的危害，而且对一体化事业助长了怀疑和抵制的势头。

81. 对此我必须重申，就我国而言，鉴于内陆位置的特殊处境，关心某种新的国际合作制度并不意味着我国放弃或暂缓通向太平洋的主权通道的合法要求。玻利维亚政府已经多次指出，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一种我们希望能兼顾有关方面共同利益的解决办法。也许有人认为，玻利维亚这一要求不过是只关系到我国的一个特殊问题，因而似乎不宜在这个大会上提出。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玻利维亚的内陆位置是一个拉丁美洲的问题。由此而派生的种种情况在各方面影响着其他国家，这点我就不在此赘述了。这问题正在使极其重要的基本建设搁浅。这问题正在阻碍着拥有二亿五千万人口的地区和谐与均衡的发展，而且影响着好几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因素都应加以消除，要是能做到与谁都无害而对大家都有益的话，那就更有必要了。

82. 谈到联合国第二届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结果，我感到有必要提一下，因会议未能解决诸如商品、为缓冲存货提供资金以及处理战略储备的方针路线等等这些重要问题，我国感到关切。遗憾的是，会议未能就贸易制度达成协议，以确保发展中国家获得稳定而不断增长的出口收入。假如要制止贸易关系的不断恶化，就必须承认这些原则。此外，关于为缓冲存货提供资金的国际商品协定的条款，我们不能再因循守旧，规定必须由生产国单方面承担财政支出，因为正是这些国家财源最缺。我们认为这一负担应由生产国和消费国分摊，因为保持合理的价格等级对双方都会有利。

83. 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必须指出。不正常的是，有些国家向来是购买某种商品的，可是当他们想把自己的战略储备脱手时，竟以这些商品的销售者自居，不时挤进国际市场，同一向生产此种商品的发展中国家竞争。我们在这方面最低限度也要按各种商品建立咨询机构，以便一方在处理此类战略商品储备时，能够遵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针路线，因为单方面任意的决定对生产国危害极大。这点玻利维亚从它在国际锡市场上的惨痛经历中已深有体会。

84.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通过的大会第2340 (XXII) 号决议建立了一个研究和利用海床洋底的特设委员会。玻利维亚代表团是此项决议的倡议者，并向特设委员会在里约热内卢<sup>2</sup>召开的会议派遣了一名观察员。现在考虑这一问题未免有点为时过早。但正由于玻利维亚的内陆位置，我们愿尽早地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85. 假如海床洋底及其底土所蕴藏之财富非属任何个人所有，假如我们正力求采取一种明智而合理的办法确保国际社会共同利用这些财富，那么不让无海岸国家享受这种利益就是不公平的；而明摆着的结论正是这些国家应该相应地获得较多的利益以弥补其特殊处境。

86. 玻利维亚政府深知，在通向保障世界和平的道路上充满着巨大的障碍、种种意外的事件和挫

<sup>2</sup>特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至三十日在里约热内卢举行。

折。但我们认为，为求得和平共处而采取任何措施之前，各国应先恢复其信心并在联合国内作出共同的努力。我们确信，逐步改善联合国的基层组织将促使联合国有可能实现其创立时的崇高目标，成为缓和那些分裂现今世界的对抗力量的真正有效工具。

87. 我们认为：核均势，作为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性的一个要素，并不是维护和平共处的坚实基础。相反，这种靠武力维持的和平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这与发展中国家的迫切需要是背道而驰的，并且也必然限制了为他们的发​​展所必需的援助与合作。且不提有关全人类的其他问题，单是这首急之务就足以解释和证明一个小国对一些问题产生忧虑是有道理的，它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无能为力。

88. 我说的世界和平，不仅指没有直接武装冲突的状况，同时也指不存在产生对抗和分裂因素的真正共处。靠武力维持的和平和至今尚未消除的冷战，使世界一直处于戏剧性的动荡之中。所以联合国的当务之急就是汇合所有会员国的政治意愿，通过一切能够利用的正常手段和机构来缓和紧张局势。

89. 今年，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而在国际范围内又出现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越南和中东的战争至今尚未找到一种能使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而一切使紧张局势和战争加剧的因素却依然存在。就越南战争来说，尽管巴黎正式会谈至今进展不大，但我们希望会谈能够有助于恢复东南亚的和睦。对于中东问题，我们必须重申，玻利维亚主张航行自由权，不承认凭借武力可以征服领土。玻利维亚尊重并且多次赞扬中东人民所进行的进步改革，并希望达成谅解，为现实地解决问题铺平道路，以确保该地区人民的和平共处。

90. 最近，强占一个小国的事件大大震动了国际社会。我们非常痛心目睹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侵略，主权完整、不受干涉以及民族自决等原则遭到践踏。这是令人深感痛苦的经历，对于象我国这样的小国来说，尤其如此。小国要维护自己的主权完整，有赖于对所有国家都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秩序得到维护。武力再次得逞，世人深感惊讶，但又无能为力。

91. 谈到干涉，我不禁要提一下我国的情况。

众所周知，我国也曾遭受侵略。这种侵略是由外界策划的，其目的是要剥夺我国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破坏我国人民多年来不懈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并不让我国人民巩固其斗争成果。玻利维亚人民一致反对外国的别动队，并捍卫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符合进步和社会正义的。我们不想恢复过去的寡头制度，也不愿毁掉民主机构而代之以我们所陌生的、以某种思想体系的名义硬要我们接受的专政。占我们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活方式。我们正在废除过去一向为地权制度所特有的封建结构；我们已将主要财源收归国有；我们已给广大群众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这在过去他们是被排斥的；我们已经开始改革教育，以便使各阶层的人都能受到教育。通过体制改革，我们已消除经济和社会的等级制度。我们已将新的前景展现在公众面前，而且我们已着手一个使收入分配更趋合理的发展规划。我们知道我们走的是什么道路，我们并不需要输入革命。

92. 谈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今年是国际人权年。我们认为，代议民主制对于维护人类的自由和尊严已证明是最理想的社会政治制度。民主与贫穷不应同时并存，可是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有两者并存的现象。我们不能说，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到十全十美，但显然，我们已经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并始终忠实于我们的制度。这样我们保卫了基本人权，并证实我们恪守各种国际公约。

93. 对非自治领土即尚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领土，玻利维亚代表团始终坚持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独立和民族自决的一贯立场。在现阶段我的唯一愿望是确认这一立场。

94. 在我国不存在种族歧视的现象。玻利维亚人尽管血统不一，各有特点，但他们正在逐步适应环境。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

95. 主席先生，我衷心地希望在你的领导下，通过各会员国代表团的积极努力，这次新的世界性会议将取得人类所预期的成果。如果联合国能解决当今的问题，对整个国际社会在维护和平和促进全人类精神与经济进步方面的行动能有所指导的话，那么联合国将会得到加强。

96. 阿里克波先生(尼日利亚):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主席热烈而真诚地祝贺他当选本届大会主席。他的领导才能、他的奇才大智、他的丰富经验、他的超人造诣、他的永恒魅力,这一切都为所有了解他非凡生涯的人们所熟知和公认。本代表团深信,他必将继续以拉丁美洲外交最崇高的传统指导本届大会事务,这一传统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突出。我愉快地保证与他真诚合作。

97.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主席、罗马尼亚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阁下对国际社会作出了卓越贡献,本代表团也对他深表敬佩和感谢,并希望将这一点记录下来。本代表团很想回忆一下那种摆脱了过去狭窄心胸的宽慰心情和探寻一个气量宽宏新局面的崇高愿望,而曼内斯库先生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一个代表的身分赢得了大会主席这一高级职位,这是上述宽慰心情与崇高愿望的标志。在国际局势进展艰难的一年中,曼内斯库先生履行了他的职责和义务,大大增强了我们对联合国组织的希望和信心。

98. 我们非常尊敬和杰出的秘书长吴丹阁下,在他敏锐而又冷静的年度报告序言中断言,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要求我们恢复“致力于促进国际间的了解和重新献身于联合国宪章中所规定的国际秩序和道德的原则”(A/7201/Add.1,第205段)。尼日利亚代表团热烈地赞同这一信念,并本着重新献身和致力于宪章宗旨和原则的精神,正视本届会议的工作。

99. 由于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应用现代技术,我们这个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小。那些原来只限于个人或国家范围的悲剧和事件很快地传遍全球,在遥远的国度里家喻户晓。倘若这种现象能促进人类公共道德和普遍的兄弟情谊的思想,那将是一种健康的发展。但是世界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往往倾向于脱离各种事件和局势的历史背景、前途和原有大小,对之加以戏剧化的粗俗宣传。人类的欢乐和业绩不足以构成新闻,个人和国家出色成就的记录转瞬即忘。可是,紧张局势和分裂活动被煽起、被渲染,这多半是为国外的社会政治利益服务的。这样,真理被抛弃,这是出于哄动世人和一己私利的需要。这样,在一个浑浑噩噩的年代里,可以不顾前因后果,不顾相互关系,

一瞬间就造出许许多多英雄和恶棍,他们的善举和恶行,马上就有人支持。

100. 看到以下事实应该是毫不费力的:尼日利亚是一个主权国家,它于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获得政治独立,并于同年十月九日作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国家被接纳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因此,当它国内一小撮人出于狭隘私利,在外国经济利益和新殖民主义利益支持下进行武装叛乱,向他们的祖国宣战的时候,尼日利亚政府当然有义务有责任去平息叛乱。同样,如果哪一个会员国的某个省企图通过武装叛乱脱离祖国,我国政府认为该国政府也会这样做的。

101. 在过去的十五个月中,我国政府越来越惴惴不安地注视着世界某些报界是怎样报道我们国家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并怎样经常加以歪曲的。这些报道中有许多是根据道听途说,有一些则基于被我国叛乱分子雇用来支持他们分裂活动的新闻发布机构的宣传。通过狡诈、巧妙的宣传,任意煽动并操纵一些朋友的情绪,虽然这些朋友在其他场合是好心的。因此,对我国内战所造成的人类苦难所表现出来的关心和同情是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出于形形色色的动机——往往是有倾向性的、主观的、荒谬的,有时纯粹出于财政上的考虑。给人印象是,我国内战的起因已无关紧要,民族的存亡也无足轻重。给人的另一种印象是,内战只不过使无辜的妇女和儿童遭受死亡和饥饿。于是,在人道主义幌子下,一个由新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宗教和意识形态利益所组成的奇怪的大组合,今天正在攻击我国的国家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102. 历史上从未有过以所谓人道主义为理由,给予一个主权国家内的叛乱集团以外交的承认的先例。从未有过在其他场合享有声望的救济组织会不顾公认的准则及其组织法则而恣意妄为。也从未有过诚实、理智的人们会这样被虚构的有关死亡和饥饿的照片和故事所愚弄,而正是这些东西被作为讹诈的手段去维持和支援武装叛乱与反对祖国的战争。我们最近的经历应当成为世界上所有军事上和经济上弱小国家的实际教训。

103. 当叛匪头子落荒而逃,躲进了地下掩体的

时候(这使人想到他是又一个冒牌英雄),世界已开始认识到,我国的内战关系到对所有非洲国家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现实的想法和承认,实在令人欣慰。倘若我们允许基于种族邦的武装叛乱和脱离祖国,那么,如此需要团结统一的非洲就会再次被分裂为数以千计的部落酋长国;再次遭到削弱,缺乏自信的非洲就会重新沦为殖民地,遭受外国列强变本加厉的剥削。

104. 应我国政府邀请,由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以及非洲统一组织、加拿大、波兰、瑞典和联合王国的代表组成的国际观察员小组现正在视察我国受战争影响的地区,他们公正的调查报告十分清楚地说明关于我国局势的一些报道是何等虚假、何等恶毒。这些著名观察员的报告揭示了内战的真相及有关情况,同时也说明了本届大会一些发言人关于我国事件的说法是何等虚假、何等恶毒。

105. 平息我国叛乱的任务现已基本完成。因此,我们现在已把注意力放到更重要的任务上,即重新架设曾遭毁坏的精神桥梁和物质桥梁,并以更大的尊严和自由重建我们的国家生活。我们正不惜一切力量和物资做到这点。向难民紧急提供食物、药品、衣服等救济物资是我国政府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我们已制定了计划,现正在执行中,并拨出了大量的预算物资供受战争影响地区的善后救济工作之用。成立了以一位政府一级的专员为首的国家复兴委员会,负责监督与执行对战争受害者善后救济的方案。事实上,即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刻,联邦军队在继续讨伐叛乱分子的战斗中,也和现在一样,不仅给自己运送给养,而且还给受害平民送去必需的救济物资。在这方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一些慈善组织一直作出很大的贡献。我代表我国政府向他们致以敬意。

106. 在此时刻,我愿代表我国政府对忠实于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崇高原则和宗旨、十分谅解和同情尼日利亚事业的上述两组织各会员国表示感谢,特别对非洲统一组织尼日利亚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陛下和其他尊敬的国家元首表示感谢。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在阿尔及尔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

尼日利亚问题的历史性决议,在决议中特别是他们号召“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各成员国克制自己不采取任何有损于尼日利亚和平、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动”。这是非洲的胜利。它同时也证明了我国政府的事业是正义的。

107. 我还愿代表我国政府向我们组织的秘书长表示深切的敬意与感谢,因为他谅解、同情和协助我国政府。他的行动与他的高级职位所拥有的职权是一致的,而我们认为这一职位不失为一切道德与人道标准在联合国的集中体现。

108. 我国政府从来没有、将来也决不会妨碍真想帮助我们减轻内战受害平民苦难的任何人道主义组织或善良的人们。我们从未妨碍过他们。我们确实热情地欢迎他们。我们仍将继续这样做,并为他们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和协助。我国政府保证继续给予方便,并和他们充分合作。但是,我们坚决主张充分尊重尼日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还要求在国际合作与人道援助方面,严格遵守既定的国际法准则和行动准则。

109. 本代表团颇有兴趣地听取了一些代表在本届大会上的发言,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提到了我国的局势问题。虽然我们十分明了其中一些人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但是,本代表团坚决反对对本质上属于我国国内管辖事务的任何干涉。我们已听到的关于所谓“比夫拉悲剧”和“伊博人民殉节”的提法,以及关于寻求我国内部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实现某些虚构权利的建议——这是在明显错误地解释联合国宪章某些条款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切都明目张胆地违反了不干涉会员国内政的基本原则。

110. 所谓“比夫拉民族”自决权的问题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什么是“比夫拉”呢?无非是非洲加丹加悲剧的翻版和拙劣的重演;无非是分裂和分化的癌症征兆;无非是某些想入非非的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概念。这些人要别人尊重和承认他们,却不肯给予非洲尊重和承认。所谓“比夫拉”,不但不是一个政治实体,甚至也不是一个地理区域。

111. 他们称所谓“比夫拉”为伊博人的国土,故意无视以下事实:那些反对祖国的叛乱分子企图并吞

进他们梦想中的帝国的原尼日利亚东区，不仅有伊博人，而且还有数量达五百五十万以上的其他种族。实际上，他们梦想中的帝国还企图包括中西邦和西邦，这些地方，一九六七年八月他们开始侵占，同年十月又从这些地方被驱逐出去。那个地区有三个邦，每一个邦都享有与构成联邦的其他九个邦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其中两个邦已被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从叛乱分子手中完全解放出来并有效地归入我国现存的联邦结构。

112. 原东尼日利亚讲伊博语的人民属第三邦，即中东邦。这个邦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也已从叛乱分子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重新并入联邦结构。这些解放区现由一个伊博族行政长官在其他伊博人的协助下进行管理，而这些伊博人除其他事务外还主持当地正在有效地行使职权的一切司法机构。重要的是，在所有这些地区，伊博族平民看穿了叛乱分子空洞无物的宣传，一大批一大批地挺身而出与联邦当局合作，并非非常明确表示愿意在尼日利亚联邦中得到适当的地位。此外，伊博人以同其他尼日利亚人一样的平等地位参加国家生活，而且在尼日利亚的联邦事务中担任要职。

113. 因此，尼日利亚人根本没有被剥夺人权的问题。只有从整个尼日利亚的民族环境出发，争论不休的中东邦自决权才是神圣的和切题的，比如说在布列塔尼和阿尔萨斯-洛林，情况也正是这样。

114. 本代表团认为，在目前内战中把我国任何一个区域的人说成烈士是不怀好意的。如果谁想在沦为殖民地的亚非的近代史上寻找烈士的话，那他就会立即想到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印度支那人民在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坚韧不拔，取得奠边府大捷等重大战绩，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赢得民族自决权——那才是殉节。七年来，在争取民族自决权的英勇斗争中，阿尔及利亚人民毫无防御的村庄遭到凝固汽油弹和毒气弹的袭击，被烧毁、被炸塌；数百万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人民牺牲在顽固不化的殖民主义独裁统治的祭坛上——他们才是真正的烈士。今天，在这个伟大的姐妹共和国里，那些非洲烈士的鲜血正浇灌着茁壮成长的自由、平等、博爱之树。

115. 又一个穆瓦兹·冲伯在非洲的政治舞台上

粉墨登场了。这个冲伯化身的后台是一些唆使并力图扶持加丹加式分裂主义的财团。这些财团一面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一面暗中给予金钱、武器和弹药等财政援助，并参与卑鄙的宣传。它们的企图一直是，并将继续是扶持我们国内的叛乱。这些财团唆使叛乱分子无视现实、顽抗到底，以期通过国际干涉取得最后胜利，它们已纵恿叛乱分子不惜利用人类苦难以谋求政治利益。

116. 上述那些新殖民主义财团假惺惺地宣称，他们的态度与言论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感情，他们没有其他具体的、更着重私利的考虑。我们不禁要问：当某个大国违反安理会决议供给军火，使一千六百万南非的非洲人被压迫、被镇压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对这些非洲人的人类灾难爽快地抒发一下他们的所谓人道主义感情呢？当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南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人民正在被屠杀、受苦难的时候，他们又为什么不抒发一下这种感情呢？我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想尽量缩小我国内战的可怕后果。这些确实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有责任宽宏大量地、满怀爱国主义热情地从速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我们的朋友能正确地看待这些问题。至于认为干涉我国内政是正当的那些非洲和加勒比海的兄弟们，我只能给予原谅。我相信，只要他们稍微多注意探讨一下本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就能更好地为安定世界秩序的事业服务。

117. 现在我想谈谈国际事态——这正是联合国应有的职责。本组织自创建二十三年来已扩大了一倍以上。新的会员国必然地带来了新的中心和重点。这些是生气勃勃的因素，而不是死气沉沉的因素；它们推动自然生长，而不是人为地改造利害一致的现状。假如主权平等的原则成为联合国每个会员国的行动指南，世界就会大大接近联合国当年创立时所设想的楷模。假如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是联合国宪章的制裁居优势，而不是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国特权居优势，那么，对于各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118. 联合国对其成就能够引以自豪的一个方面是推进战后具有历史意义的非殖民化的进程。本组织现有会员国的数目就证明了这项成就。然而在今天，随着联合国对处理非洲非殖民化问题变得更加半心半

意，南部非洲数百万被压迫人民似乎不断地被判处受少数白人的长期统治和奴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不顾国际舆论的一再谴责，完全无视安理会和大会的历次决议，在人类尊严和人类道德的告诫面前依然不肯认输。沃斯特博士和他的合伙者不仅坚持他们可恶的哲学，推行种族主义，而且进而把这一套输出，扩展到邻国，特别是纳米比亚和南罗得西亚。种族隔离的暴行到处蔓延。只要联合国某些会员国，尤其是南非的主要贸易伙伴，通过与南非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勾结，鼓励南非政府坚持种族隔离的政策，种族隔离的暴行就会继续蔓延。

119. 当前的世界潮流是尊重国际礼仪，尊重人类道德价值的准则，而比勒陀利亚当局却轻松地躲藏在它的伙友的权势下，实际上在其伙友的羽翼下，不仅不肯使南非汇入这一潮流，反而侵犯国际社会的意愿和纳米比亚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差不多两年前的今天，本大会根据第2145(XXI)号决议，做出实际上是一致通过的决定：南非因其所作所为已丧失受托统治纳米比亚的权利。在上述历史性的决定通过六个月以后，本大会根据第2248(S-V)号决议，着手建立联合国纳米比亚管理委员会，以期使该领土早日实现独立。然而，时至今日，这个目标仍然十分渺茫。联合国似乎没有决心履行它对纳米比亚人民和领土所承担的责任。这确实是可悲的局面。

120. 南非不断强化对纳米比亚非法长期的占领，任意逮捕和非法审讯纳米比亚人民，任意将他们驱逐出境或者强行把他们从家园遣散到更为隔离的地区。奥登达尔委员会<sup>3</sup>的提议业已成了事实。比勒陀利亚已通过正式立法条例，纳米比亚正被肢解为若干个班图斯坦。根据第2145(XXI)号决议，受联合国监护的纳米比亚人民正在失去自己的祖国，留给他们的只是绝望和幻灭。

121. 联合王国最近声明说，英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随着斯威士兰获得独立而告结束。本代表团对联合王国在这方面至今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但是，假使联合王国依然拥有管辖权的南罗得西亚能申请并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这时英国再宣布在非洲的殖民

地成就，听起来就会给人们留下更深的印象，更加令人心悦诚服。

122. 大会及安理会作出认为南罗得西亚局势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决定已达十八个月以上了。从那时起我们发现，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伊恩·史密斯少数人的非法政权迄今所采取的外交制裁和强制性经济制裁都收效甚微。本代表团高兴地注意到，对罗得西亚问题的谈判解决办法目前正在形成中。联合王国是国际社会的一名如此伟大的战士，我们希望联合王国政府将不会辜负国际社会对它的信任。

123. 葡萄牙继续将荒诞无稽的殖民主义邪说强加给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非洲大陆沿海其他所谓葡属领土，声称这部分非洲土地是葡萄牙的延长部分。鉴于圣多美岛被我国叛乱分子恣意用来进行叛乱的可怕经验，鉴于安哥拉被白人雇佣军任意用来进攻刚果民主共和国，我特此重申：我国政府支持并随时准备援助这些领土的自由战士。

124. 尼日利亚代表团很高兴地欢迎赤道几内亚即将获得自由和独立。在这历史性事件的前夕，我愿借此机会赶紧向这个诞生中的国家表示欢迎和敬意。赤道几内亚是尼日利亚的近邻，我们两国有着友好的感情和兄弟般的亲密关系。因此，我代表我国政府保证，尼日利亚将继续保持并发展赤道几内亚和我国人民之间现存的兄弟的关系和合作。

125. 在此时刻，我认为对斯威士兰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表示欢迎是应该的、适宜的。我国政府为参加联合提出接纳斯威士兰为会员国的决议案而感到非常荣幸和自豪。由于斯威士兰的地理位置及其人民的感人气质，它将成为南部非洲千百万被压迫大众希望的灯塔。

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危地马拉)回任主席。

126. 与其他方面的成就相比，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成就看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还远不能令人满意。至少在目前，联合国有促进不发达国家发展所需要的组织安排，并设有各种机构。但这些组织和机构缺少完成宪章第九章所阐明的促进经济与社会进展这些任务所必需的工具，也往往缺乏工业化国家在这方面的政治愿望和支持。在联合国第

<sup>3</sup>见南非共和国，西南非洲事务调查委员会一九六二-一九六三年报告(比勒陀利亚，政府出版局，一九六四年)。

一个发展十年即将结束、国际合作第二个发展十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本代表团认为，现在有必要对过去的成就作出评价。在目前这个发展十年期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而发展中国家则仍然毫无希望地陷于贫困和苦难之中，尽管第一个发展十年规划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提出的。我们务必以完全公正地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来奠定下一个发展十年的基础，强调这一点是不会过分的。

127. 对上述观点有决定意义的是，发展中国家不应永远处于接受外援和技术援助的地位。我国政府所希望的是创立这样一种国际经济体系：它将使发展中国家不因不利的贸易条件而吃亏，而且能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尼日利亚政府总是特别关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工作以及它为建立更为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所起的作用。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二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使我国政府感到失望。工业化国家不愿改变现存的帝国贸易方式，不愿将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目标和宗旨变成政策并加以实施，这是对我们所有关于世界贸易和发展的决议令人遗憾的评价。关于这一点，我必须重申，我国政府对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作和前途颇感兴趣。我们不仅要制订七十年代世界工业化发展战略的蓝图，而且必须使其内容根据切合实际的条件付诸实施。我们对秘书长集中关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工作方案表示欢迎。

128. 我也愿意在此提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有限的财源内做了值得赞许的工作。据秘书长报告，一九五九年各项计划项目的费用为二千六百万美元，今年估计增加到一亿七千六百万美元。这一显著的增长证明了该方案杰出的主持者的远见卓识。它也是衡量旨在消除世界贫富国家之间惊人悬殊尚需做的巨量工作的尺度。

129. 复会的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根据第2373 (XXII)号决议，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表示赞成。大家一定记得，在日内瓦十八国裁军委员会审议会上以及在纽约酝酿条约草案的过程中，尼日利亚代表团都清清楚楚地表明了它对删去某些重要的先决条件持保留态度。然而，我们仍热烈地支持过这个条约，因为我们深信条约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成就。此后，在日内

瓦举行了无核武器国家会议，在会上，有关国家提出了关于保证安全、不阻碍发掘和平利用核能的巨大潜力和加速落实裁军措施等方面的重要意见。然而，不管当前国际气氛如何，本代表团仍殷切期望联合国大会将以建议签字时同样的热情批准此条约。

130. 尼日利亚代表团颇受鼓舞地注意到，直接卷入越南悲惨战争的双方正在巴黎会谈，为以后有意义的谈判铺平道路。使越南人民长期遭受折磨的战争早该和平解决了。

131. 中东危机依然存在。这个地区有加无已的紧张局势带来的可怕的人类苦难继续存在。世界依然处在去年战争的惨痛后果和严酷境况之中。那场战争又带来了成千上万的难民。作为本届安理会理事国的尼日利亚，对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安理会后来一致通过而成为第242 (1967)号决议的提案，做了一些贡献。我国政府坚信，这项决议中规定的各项原则以及它为促进中东问题公正解决而提供的种种措施，如在去年十一月一样，继续有效。因此，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利用此项决议。本代表团也吁请各方给负有中东和平使命的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雅林大使以充分的合作。

132. 本届大会的气氛是阴郁的。也许有人会因此而贬低大会的价值，认为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国际秩序的事业方面，联合国大会是不起作用、没有必要召开的。尼日利亚代表团反对这种观点。本代表团宁愿因乐观而犯错误。所以，我们再次表示相信，联合国是实现我们争取和平与进步的共同愿望的最好工具。

133. 洛佩斯·米切尔森先生(哥伦比亚)：我想借用一下那位伟人邱吉尔描述小国作用时曾经用过的一个生动的比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举行的雅尔塔会议背景材料中，有一份关于最后一次会议的报道。这次会议曾就较小国家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评述那些其后将应邀加入联合国的小国的作用时，这位英国政治家引述了莎士比亚的诗句：

“鹰隼放任小鸟歌吟，  
不去理会她们唱些什么。”<sup>4</sup>

<sup>4</sup>泰特斯·安庄尼克斯，第四幕，第四场。

134. 在那次会议上，与会者第一次认真严肃地讨论了关于成立联合国的想法。二十五年过去了，现在让一些小鸟到这个讲坛上来歌吟一番，也许并非不合时宜吧！

135. 人类在其数千年生存的历史中一直在寻求持久和平，四分之一世纪只是这段历史中短暂的一瞬间。只有考虑到这段时间的短暂性，才能评价我们组织的效能。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联合国在某些方面的失败可能令人气馁，但联合国取得的成就和国联相比，那是更胜一筹了，因为现今世界较之国联时期，各国关系更为密切，也更为复杂。在三十年代，当国联成立也有这么些年时，世界面临着战争的危险；而我们并没有处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相反，二十年来，在联合国的倡导下，有些大陆经历了一个广泛的非殖民化过程，结果在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上，出现了新的平衡。

136. 在世界上，通过会议桌旁的谈判，而不是诉诸武力，完成了如此广泛的权力再分配，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有些国家取得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而有些国家则只能囿于本国的领土内，眼看自己在世界事务中退居次要地位，这并没有给世界和平带来任何重大威胁。当欧洲列强征服亚非广大地区时，世界政治曾为之动荡；而以往二十年中，最卓越的成就之一，是历时数百年之久的白色人种对其他种族的统治已告结束，却没有给国际政治的稳定带来严重损害。

137. 确实，不止非洲的一个地区仍然存在着种族主义的温床；但既然国际范围内的种族混合已是大势所趋，那么，哥伦比亚相信，在一国范围的一些种族比其他种族优越的主张一定也会销声匿迹。此外，和国联的情况一样，联合国所属机构不仅在维护和平方面，而且在社会和经济、卫生、文化、技术援助以及货币政策等方面，总之，在促进人类团结方面，都做了值得赞许的工作。然而，要是把旧金山会议以及联合国最初几年中讨论时显示出来的那种精神，跟今天发生的情况作一比较，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对我们现在所走的道路重新予以审察。

138. 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正如人与人之间的和

睦，只能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让整个集体负起主持正义的责任，以保护每个会员国的安全。每个社会在维护和平方面的进展，取决于负责保证人们和睦相处的公认的较高权威能行使多大的权力；既然此权威代表大家的利益，那么，无法无天、恣意妄为的做法就是不正常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理想一点的话，各国之间和平的基础应该是：创设一个能运用集体力量的超国家机构，这是我刚才简述过的那条原则的最高体现。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现阶段，要指望所有国家放弃武装力量，让一个公认的较高机构去支配其武装力量，那是要求过高了。尽管如此，在这个理想目标得以实现之前，总有一种能反映协作精神是否获得进展的思想状态。这种思想状态取决于所持态度是闭关自守的还是开明通达的。

139. 如果大家真心实意寻求和平，那么，通过集体意志的说服而得到解决的事例应该与日俱增；那种无视世界组织单凭武力解决问题的事例应该日见减少。换句话说，是否愿意放弃一厢情愿的解决方案，恪守构成本组织的国家集体的决定，这是衡量和平的标尺。用这标尺度量一下，我们失望地注意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强加于人的解决事例，都不是协商一致或服从于更高利益的结果，而是大国经济优势和军事优势的产物。这些大国都企图单方面地保证自身的安全；与此同时，小国看到，他们彼此间的摩擦常常是人为地为了较大国家的利益而拖延下去。这些大国把世界当作棋盘，他们不过是在这张棋盘上移将帅，走车炮，动兵卒而已。难怪我们现在又听到了诸如“力量均势”，“势力范围”，“国家安全”之类的词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国际关系词汇中似乎是禁用这类词语的。

140. 因此，虽然我们认为那种以为在力量均势的原则基础上，组织一些势均力敌的集团，诸如十八世纪曾使欧洲君主国家间维持过均势的那类集团，可以保障和平的想法早已被人放弃，但是，我们却发现现在自己所处的世界上，还是那不合时代的信念在时明时暗地支配着一切。平等国家间的和平，当由联合国所体现的法治来维持。但是，一段时期以来，这条原则却越来越为人们所忽视。不幸的是，超级大国一方面似乎在力图证明，世界的稳定与否决定于他们相互

威慑的能力，另一方面却又在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在旧金山创立的这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组织所承担的和平维护者的作用现在起得怎么样了呢？难道联合国必须依赖大国的宽容才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行使它的管辖权吗？不！我们认为，任何国家，不管它多么强大，都不能以世界警察自居，把按照自己特殊的信条解释的民主或社会主义强加于人。

141. 就维护国际秩序而论，唯一合法的警察是联合国。一个国家，如果持有特定的思想意识，而把持有不同思想意识的国家一概宣布为异端，那是很难由它来充任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只有联合国才能本着容忍精神，允许不同思想意识自由发展，长期并存。在越南，在中东，在尼日利亚（连同在比夫拉对人类犯下的无耻罪行），以及其他一些情况不那么明显的，而所谓的冷战仍以不宣而战的方式（如捷克斯洛伐克）在当地居民和入侵者之间继续进行着的地区，血流成河的事实证明，在这个充满着利害冲突，而又不受其管辖的世界上，联合国的威信正在日益下降。

142. 在联合国之外，但又是在联合国一些最显赫的会员国的参与下，和平常常被单方面说成得到了维护或受到了威胁。这些国家，用可信程度不一的种种借口，漠视自己作为联合国组织一员的义务和职责，为了达到自身的目的而使用武力。

143. 这些国家应对维护世界安全负主要责任，他们的这种地位是为宪章所规定和确认的。现在某些强国已不再以此为满足，认为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某些义务他们是无需承担的，从而在行动上也采取了相应的作法。我们不是经常听到他们用讽刺口气说一个肩负世界责任的大国，其自身的安全岂能由小国的意志来决定吗？这话不错。但是，当时出现设立否决权的想法，正是为了确保超级大国在合法范围内享受行动自由，因为这意味着超级大国不必机械地服从大多数国家的意志，因而也不必迫不得已地采用弱肉强食的政策。

144. 如果那些国家不但拥有否决权，而且在联合国之外无视自己的全部法定职责，保留侵犯邻国的

权利，以此来保障自己的安全或保障其政治制度的安全，那么否决权究竟还有什么必要？这已不是一个新问题了。十年或十五年以前，核技术只为两三个国家所垄断，为了贬低小国的见解，他们曾多少次采取独创手法轻蔑地说什么他们的科学家关于核能的结论与小国研究的结论是不一致的！

145. 正因为这个原因，对于那些不能懂得为什么应该允许小鸟当着鹰隼的面歌吟的人们，我们必须三番五次地提醒说：联合国的创立并不是小国为了统治大国而策划的结果；恰恰相反，正是那些大国在雅尔塔和敦巴顿橡树园充分行使了他们的统治权，制定了他们正在创办中的俱乐部的规章，同时又为自己保留了象否决权之类的特权，然后才邀请我们加入的。那么，当我们这些弱国不仅遵循了他们所提供的法规，而且有时也大声疾呼，要求那些订立规章的人们也遵守规章的时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146.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日，哥伦比亚总统在给国民议会的咨文中，曾正确地谈及了越南战争问题：

“……这场战争仍在继续中；尽管一些国家加入了主要为维护和平而建立的世界体系，它们的代表在安理会或在大会更大的讲坛上进行活动，然而它们无法采取任何行动，以扭转这场战争的悲惨进程。这又一次证明，旧金山宪章有非常严重的缺陷：由大国的否决权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和缺乏普遍性这一主要缺点。而这些缺陷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弥补。

“对宪章作一次重大修改，使联合国无保留地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确立更有效的程序以和平解决争端，并援与这个国际组织真正的集体的力量，可能现在谈论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想入非非。但是，在有关各方都不能轻易摆脱的一种局面面前，联合国目前那种无能为力的窘境，正突出地暴露了这个国际组织的问题，也突出地表明迫切需要超越传统的立场和联盟，公开地、坦率地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些立场和联盟多半是由帝国主义随机应变地玩弄明目张胆的或精心伪装的手法所造成的。”

147. 再则，如果在集体行动方面采取这种勉强态度给维护和平的事业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祸害的话，那么，当碰到的不是武装冲突的问题而是为了防止社会紧张而提供经援与外援的问题时，同样采取这种勉强的态度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148. 如果说，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是在日益减少，那么它在帮助较贫穷国家走上发展的道路方面的作用也是一样。这个世界组织除很小范围外，已不再是提供经援的正常渠道。较先进国家应该向较不繁荣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知识的想法，最近在国际上已经获得更为广泛的赞同。一些国家的落后状况受到了较富有国家的关注，这在国家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149. 这种舆论方面的明达程度应该得到反映，那就是，要依靠各国的捐款，设立一个庞大的援外基金组织，让世界各国人民通过联合国进行集体管理。但是，现在情况却不是这样。弱国经由联合国得到的援助，在强国给予发展中国家从事发展事业的资金中仅占很小的百分比。正象宣战或采取侵略行动是由单方面进行的，在很多情况下，外援是通过附有具体条件的双边协议提供的。这种划分势力范围和组织国家集团的同样做法不仅对联合国的道义力量是个威胁，而且在经济领域种下了破坏普遍团结的祸根。

150. 超级大国向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提供的贷款，附带了这么多有关受贷国国内经济管理的条件，因此，他们实际上往往侵害了受贷国选择本国经济政策的自由。我们这么说并没有言过其词。

151. 受贷国除了必须在特定地区购买货物，这些货物必须经由特定机构，通过特定方式付款，用特定注册船籍的船只进行运输之外，它们在经济事务方面的自治权也常常得服从贷与国的意志。至于大国如此慷慨给予的援助该如何使用，它们实在是没有选择自由的，因为大家知道，贷与国的许多贷款，用时行话来说，都是“冻结资本”。换句话说，这些贷款与其说是经济援助，还不如说是促进强国出口的手段，结果是弱国今天购买了货物，明天就欠贷与国的债。

152. 这无疑是有行之有效的合作手段；尽管如此，如果贷款不是由单方面来提供，而是通过联合国

让受贷国把贷款用得恰到好处，那不仅会加速这些国家的发展，而且将有助于防止债权国与债务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摩擦。尽管双方都是友好的，但这种摩擦仍有可能由于一些下级官员作风生硬而引起不可挽救的误解。联合国为了调节国际贸易，不受政治考虑的影响，曾发起了几次世界性会议，在这些会议上，生产国和消费国都从会议达成的协议中得到好处，如咖啡和蔗糖贸易，荒谬的是，在对外援助方面却没有类似安排。除极少数例外，大多数贷款都或明或暗地给贷与国带来种种利益，有的是政治上的，多数则是商业上或经济上的利益。多边性的援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153. 联合国在对外援助方面，也象在维护和平方面那样，往往只是起到了公证人的作用，把人家做的事记录下来而已。正象必须把和平的问题当作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一样，对外援助问题也必须当作一个国际性的问题提出来，难道这是不恰当的吗？有些双边援助计划失败了，但那些没有附带条件的援助计划却获得了成功，如泛美开发银行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所提供的计划。两种不同结果的对比雄辩地证明，不能以援助为借口使债务国直接从属于债权国。一切在对外援助国际化方面的贡献，就是对和平的贡献，也是对改善联合国会员国的社会状况和经济状况的贡献。

154. 还必须记住另一个理由，即世界划分成地区性的，有时是對抗性的集团，这导致了有些地区或国家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这种政策，再加上贸易上的种种障碍，就造成一种类似一九三〇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前夕呈现的那种关税战的气氛。如果对国际贸易设置着关税壁垒，而且出口国老是因为人家出于政治上或地区上的考虑而到处吃闭门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指望通过相当慷慨的外援来改善较不发达国家的境遇呢？我们的热带产品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市场上就碰到了这种情况，在那里，新独立的亚非国家却受到他们原宗主国的优惠待遇。

155. 假如美国进而禁止从其他大陆进口咖啡、烟草、香蕉、蔗糖和可可，以保护美洲大陆的农产品，那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那我们岂不就是赞成类似四十年前那种使世界经济遭到破坏的经济停滞吗？为了实现贸易一体化，并以全面的多边协约取代

局部的协议，以便在世界范围内组织销售和贸易活动，人们确已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其他问题一样，尽管有必要采取超国家的行动，打击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以完成联合国维护和平的使命，但是，那种集团性的或地区性的偏狭心理却还是普遍地存在着。

156. 不论是领土安全问题还是经济安全问题，开发海洋资源问题还是核能控制问题，我们都必须回到多边行动的观念上来。我们必须摒弃组织集团或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必须在联合国的保护下，代之以尊重法律，尊重各国平等。其途径就是：由我们中间同意上述原则的国家组成一个公正无私的爱好和平国家的集团；任何国家只要不采取无法无天、恣意妄为的做法，不接受或提供带有政治含义的援助，不从事关税战，不庇护任何空中劫持（由于集体漠不关心，致使此类劫持在不少地区时时发生），那么，这个爱好和平国家的集团对于他们的权利，一概予以尊重。这样，我们就能使联合国重新起到促进人类团结的催化剂的作用，而不是让它在又一次权力再分配面前充当一名软弱无能的观众。在这场权力再分配中，虽然演员更换了，舞台不同了，但是古罗马时期靠炫耀发动战争的能力来维护和平这一不合时代的原则，在法律制约文明已历时二十多个世纪的今天，却仍然一无更改。

157. 在这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2372 (XXII)号决议〕标志着在解决使天际乌云密布的战斗方面，取得了一项最巨大的成就——由世界各国普遍承担责任，以避免核战争的发生。

158. 我高兴地代表本代表团宣布，在最近几星期内，哥伦比亚政府将指令其代表在不扩散条约上签字。我国政府深信：过不多久就有可能不仅使那些未能制造核装置的国家，而且使那些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制造核装置的国家加入该条约。一旦做到这点，那么，和全面裁军问题一样，剩下的工作就是劝说拥有或能够制造核武库的大国，置核武器于国际监督之下，达成禁止使用这类武器的协议。如果超级大国不受不扩散条约对缔约各方的约束，仍然保有在一天或一小时内发动核对抗的能力，那么，即使在会议桌旁讨论它五十年，或者签署几百项条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还是一纸空文。

159. 几年前，有位美国国会参议员把那些想法描绘成“不可思议”的，尽管那些想法已为人们内心所接受；但整个社会的态度处于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之中，不能使那些想法公开化。他当时指的是：他的国家需要就东南亚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磋商；应当就解散华沙条约组织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达成协议；以及重新接纳古巴共和国加入美洲的国家组织。我们无权论断这些“不可思议”的想法究竟对不同国家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含义，因为正象一个美国公民可能认为某些事是“不可思议”的那样，同样可以想象得到，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即使没有某种形式的检查制度，也会把政治习惯和实践方面的自由化或者容忍批评政府的行为也叫做“不可思议”的。然而，我们正需要用这种理性胆略去打破循环论法；而联合国正在日益陷入这种循环论法的僵局，因为它缺乏足够的理性胆略去突破固定不变的态度。当出现新情况的时候，我们只有运用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才能使本大会不象演戏一样，每个演员总是扮演指定的角色，因为各国政府给予其代表的指示总是年年如此，并无实质性的变化。

160. 在一般性辩论的现阶段，要谈到修正宪章本身，也许为时过早，这主要是因为未能贯彻执行联合国为之设立的种种方针的，并不是这些工具，而是我们这些使用工具的人。虽然我们暂时还为单方面的解决方案承担义务，让我们，无论大国小国，改过自新，并以新的思想重新回到集体和平的观念，将世界安全置于本组织的控制之下。我们不能让大国滥用否决权——否决权是为保护大国利益而设置的，不能让大国阻挠联合国去处理构成当前人类最大忧虑的战场，而达到他们从这个组织得到好处的目的。否决权本意并不是让大国用来回避联合国的管辖，用来从事侵略和在别国登陆，致使这个世界组织降到旁观者的地位。相反，否决权的设置，其目的正是为了使这个组织免于物质力量或数量优势的约束，让它在解决武装冲突中独立地起到法律维护者的作用。

161. 如果自本届会议开始，昔日的僵局能够解冻，建设性的对话取代唇枪舌剑之争，如果集体安全机构的效能得到充分恢复，那么，哥伦比亚代表团将认为这是一个吉祥之兆。这是人类对永享渴望已久的和平所抱的最后希望。

162.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得代表我国代表团欢迎危地马拉外长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主席。阿雷纳莱斯先生具有他那伟大小国所有的美德，他的当选不仅使整个拉丁美洲社会深感荣幸，而且能保证我们辩论的主持工作做到大公无私，审慎周密，判断正确。阿雷纳莱斯先生是位老练的外交家，他的经历使人确信，正象他的杰出前任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那样，他必将利用主席的职位继续促进和平事业。本组织所有会员国也怀着感激的心情，铭记着曼内斯库先生。在他即将来哥伦比亚进行访问期间，我们将高兴地向他表示敬意。

163. 卡里亚斯·卡斯蒂略先生(洪都拉斯)：今天下午在我开始发言之前，我要代表我们国家对负责大会事务的秘书处歧视我国代表团的作法提出强烈抗议。秘书处不顾在发言人名单上洪都拉斯排在前面这个事实，竟优先让另外两个国家在洪都拉斯之前发言。虽然我们要求发言名次照旧，但秘书处却用种种托辞，阻挠洪都拉斯按先后次序发言。

164. 我们提出这个抗议是希望今后其他国家将不会受到类似的歧视。我们高兴地指出，玻利维亚代表团曾赞成让洪都拉斯按本来的名次发言，对此我们表示感谢。然而，负责大会事务的秘书处却再一次阻挠洪都拉斯发言。我们让事实证明，秘书处对我国代表团缺乏礼貌和尊重。

165. 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地祝贺你成为我们姊妹共和国危地马拉的正式代表，同时也对你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这一崇高职位向你表达洪都拉斯政府和人民的喜悦心情。对拉丁美洲来说，这是一件极其令人满意的事情，拉丁美洲能再一次为联合国的伟大事业服务了。

166. 许多发言人对你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卓见、才干和资格表示了信任，对这种信任你是完全当之无愧的。我们中间曾有机会在中美洲国家组织中和你共事过的人都相信，你在这个世界讲坛上一定能成功地履行你的职责。

167. 请允许我也对大会离任主席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先生表示敬意。九月二十四

日我们在这个大厅里所听到的掌声就是我们敬佩和感谢他的努力的明证。

168. 我们欢迎斯威士兰加入联合国。根据普遍性的原则，斯威士兰现在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它一定能在维持法治与和平的共同努力中发挥有益的作用。

169. 小国代表在世界舆论中享有过半数发言权，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希望联合国朝着积极的目标前进。在这些目标中，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将提供确实有效的办法以实现稳定的和平，并将提供最好的途径以处理扰乱人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但是，小国的一切积极努力因近几个月来越来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而受到妨碍。

170. 联合国宪章的道义监护人秘书长向大会所作的年度报告(A/7201/Add. 1)确实是令人沮丧的，但也是客观的。秘书长强调了这一事实：当前以恢复使用武力作为一种国际政策手段的倾向正在动摇着联合国的基础本身。他也同样告诫我们，除非民族自决中的不干涉原则得到重新确立，否则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景仍将是黯淡的。

171. 当前使人类蒙受苦难的越南战争是冷战的直接结果。它已导致了不同意识形态的公开对抗，对所有大陆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危害。众所周知，卷入战争的双方国家一天的消耗等于联合国一年的开支。这表明天天死人的战争其代价是多么骇人听闻，尽管全世界为了争取和平进行着自发的和有组织的斗争，尽管世界上还有许多地区仍然得不到更为有效的援助，尽管还有许多民族、国家和地区在世界上遭受饥饿、贫困、疾病和愚昧的苦难。而这个世界对这一切却漠不关心，竟允许弱肉强食的政策畅行无阻。

172. 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苏联及其四个盟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明目张胆地破坏了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我们也表示赞同秘书长对这些国家粗暴干涉的谴责。

173. 作为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我们谴责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坚持互不干涉原则，这一原则在我们自己的区域体系中已得到确定，在宪章中得到重申，拉丁美洲代表又在大会几届会议

上集体重申过；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人民唾弃威胁各国安全和主权完整的一切行径。因此我们感到有权在这里反对任何发生在我们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干涉行为，特别是武装干涉。作为统治手段的干涉行为危及国家之间的法律平等，并进而有可能摧毁联合国的基础，国际联盟正是这样被摧毁的。

174. 联合国宪章也好，区域性组织的原则也好，华沙条约也好，这些当代的国际性文件都没有写明一个国家可以有权通过军事力量决定别国的内政。

175. 国家的基本权利，自卫、自治、独立和永久自决的权利以及确保本组织的所有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中一律平等的一切权利，都是得到联合国宪章的保障的。

176. 反映殖民统治的保护国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废除。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消失，附属于它的东欧国家都获得了独立，他们在发展自己文化、保卫自己民族利益和维护独立国家的生存方面显示了巨大的能力。

177. 我们再也不能想象屈从于保护国制度的半自主国家的现象存在；我们也不能想象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利益、民族自决权、民族特性和自由表达的权利都必须隶属于另一国的保护之下，而这个国家可以通过使用坦克、大炮和数十万军队强迫他国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从而强制取消今后争取自决的一切自发措施。

178. 接受大国扩张主义政策，认为这政策是大国对弱国加紧统治、加紧经济及领土方面控制的国家政策的一种手段，那将是可怕的。更为可怕的是承认那种有害的理论，即那些在意识形态或利益方面已受到控制的国家应当把他们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永久自决权交给一个大国，而那个大国则对已被武力征服的国家使用暴虐手段——一种与小国文化的持久进程相对立的手段，在人类历史上，这些小国文化不但与大国不同，而且有时还更好。在每一个国家里，自由表达必须受到法律保护，而不应受到军事占领或独裁制度的侵犯。

179.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侵略行径，在某些势力范围内与一系列号称“恐怖均势”的危险行动相配合，居然发生在联合国定为国际人权年的这一年里。空洞和歪曲的宣传决不能掩盖历史的责任。

180. 宪章所承认的区域性组织不是用来保证武力统治的，而恰恰是为了在自愿和积极合作的气氛中，允许正当的社会和地域政治的发展。在联合国里，信仰自由和道德自由的火炬照亮了世界的道路。如果联合国要接受荒唐的检查制度，才能合法地交换那些证明它有必要存在及进行其工作的建设性意见的话，那么，联合国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181.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在确保各国保持各自的民族特性的那种不可或缺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同时在有助于建设性合作的那种相互依靠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抗的其他冲突。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尚未达到所预期的每年百分之五的指标。

182. 这里，我们应该强调好多国家代表团团长在本届大会上反复陈述过的那些意见。我特别要追述我的杰出的同事，墨西哥外交部长卡里略·弗洛雷斯先生在十月四日的发言。他说：

“一九六〇—一九六九的十年即将在挫折的气氛中宣告结束。联合国曾把这个时期称之为‘发展的十年’，当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期。我们全都深信，这一代人的和平以及无疑下一代人的和平的关键，都在于要找到这样一些办法，这些办法将满足几乎还没有开始尝到现代惊人技术好处的那些社会的基本愿望。同时，我们并没有低估那些目前使得我们感到关切的冲突的严重性。

“考虑到比较贫穷的国家彼此之间存在着差异，我们认为这些办法至少应该包括下列几点：

“(1) 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这是每个国家的任务，但是国际社会能够予以合作，在对方要求下提供指导性意见；

“(2) 完成提高生产率所必需的工作及执行社会的和人道主义性质的任务。同时，还要把发达地区的资金和技术向发展中地区输送。所附条件不得具有任何违反时代精神的使后者处于从属地位的含义；

“(3) 在保证一定的稳定性和价格公平的

条件下，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开辟或扩大或保证市场；以及——

“（4）如果我们可以从较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或者冒险看一下乌托邦，可以说需要建立一种世界范围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模仿国内的一套办法，这套办法在国家范围内已经使得城市经济能够保证农村居民保持一定的收入水平，这个收入水平与城市一般所能得到的最低收入大体一致。”〔第一六八一次会议，第22-23段。〕

183. 关于最后一段，我只想补充一下，今天的理想主义者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地变成明天的实干家。

184. 我国和其他中美洲国家一起努力加强了共同市场的结构。我们打算在本地区通过摊派新税的办法去处理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虽然，在贫穷的国家里，要说服舆论赞同这种办法当然是困难的。但是在中美洲一体化运动方面，在其对愿意协作的国家带来的根本利益方面，我们对我们承担的任务充满信心，我们相信这将促使拉丁美洲其他地区作出同样的努力。

185. 本届大会其他一些发言人已经提到了一件事，在文明世界每个公民感到痛心的一系列行动面前，它理所当然地激起世界舆论的愤慨。我指的是某个非洲国家正在进行的一场内战。我要澄清的是，我们无意干涉别国内政，因为我们是最先捍卫不干涉原则的国家，但正是那些外援提供者，丧尽天良，在那场内战中，不去制止把饥饿用作战斗手段，在联合国不能忽视的种族灭绝的惨剧中，不去制止把饥饿用作杀害不仅是战斗人员而且还包括妇孺在内的可怕武器。我们认为联合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当然不是介入这场冲突，而是保证那种维护无辜人类生命的文明方式受到尊重。

186. 关于中东战争，我们的立场一如既往。我们支持旨在获致该地区稳定和和平的联合国决议，并要求参战双方放弃它们顽固的好战态度，同时撤出一切占领别国领土的军队。我们的区域性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许多地区所公认的国际法准则都阐明了胜利不授予权利这一原则。

187. 拉丁美洲国家普遍的人道精神已经在联合

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们一向站在以民族自决原则为基础的解放运动一边，认为自决原则是一种合法的权利。我们决不同意歧视行为，不论它们的动机如何，歧视行为总是不能容忍的，因为那等于在指责我国的民族起源和发展。我国历来是个多种族的熔炉：有印第安人，他们具有合法的权利；有白人，他们对文化作过贡献；有黑人，他们被当作劳工卖到美洲以后，也发挥过作用。但是，共同命运把我们各个种族联结起来之后，我们共同面临的任务是，在洲的范围内，通过不断发展的组织，寻求共同解决问题的途径。

188. 根据这个理由，我们决不同意南非在本地和在西南非洲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因为这种政策是违反联合国原则的。南非无视大会通过的许多决议，这导致了西南非洲即纳米比亚的当前危机。在管理这块领土时，南非忘记了国际联盟规约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合法地位实际上已被联合国宪章第十二章改变了。该章更全面的意义可以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雅尔塔会议进行的讨论中和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署前的讨论中找到。

189. 洪都拉斯一贯支持并将继续支持危地马拉依据历史提出对伯利兹的领土要求的立场。

190. 我们对以前受西班牙管理的领土西属几内亚将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而感到高兴。在解决独立问题上，西班牙已向全世界证明了它值得称赞的态度，证明它是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的，也证明它愿意帮助它以前的领土走向非殖民化。我们特别高兴，欢迎这个新国家进入联合国，并很愿意与它合作，因为我们是由一种共同语言联结在一起的。西班牙所树立的榜样使它在道义上完全有权对直布罗陀提出正当的领土要求。这将得到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一致支持。我们对直布罗陀问题的立场一如既往，就是说它是母国的合法领土，联合王国负有义务把它归还给西班牙。

191. 洪都拉斯支持阿根廷共和国长期以来所提出的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正当的领土要求。我们相信联合王国将会尽快地把该群岛归还给它的合法的主权所有国阿根廷。

192. 两年以前，也就是本届大会之前〔第一四

四七次会议，第 184-188 段），我们对天鹅群岛的主权问题发表过一项声明。自发现美洲大陆以来，该群岛就是我国的合法领土。我们现在正就这个问题与美国进行谈判。我们相信这个问题不久就会得到解决，从而我们的主权就会得到恢复。

193. 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就要结束了。在这十年中，不发达国家从技术、财政援助中得到的好处是有限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强调了由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巨大差别和贫富日益悬殊所引起的严重问题。除非开始认真的裁军谈判，否则世界上好战的态度和对立思想体系之间冷战的恢复，对第二个发展十年可能改善目前状况方面是不利的。很明显，如果大国停止使用强权政治，那么就能取得巨大进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就是这样。该条约在目前仅仅是朝着各方面各地区实现普遍裁军这一目标的第一个实质性步骤。我们同意撤除所有外国军事基地。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怎么会有人在坚持撤除国外军事基地的同时，竟不要求撤退占领外国领土的军队呢？这些拥有好几个实力雄厚的师，具有最现代化武器配备的军队，与一般的军事基地相比往往是引起战争爆发的更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象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就是这样。撤除军事基地和撤退在被征服国的占领军，与其说是解决殖民主义范围内的问题，不如说是国际和平和安全问题的基本要素，因而这具有不同的政治意义。

194. 和平问题是关系到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与亚洲一样，拉丁美洲是接受最少经济援助的地区之一。拉丁美洲按人口平均所得的援助是四点三美元。这比非洲大陆的居民所得的要少，那里的援助达五点七美元。由于进一步受到有限市场、优惠待遇和对我们初级商品压低价格的影响，本来缓慢的发展速度就更加缓慢了。

195. 我们不能听任我们的国家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状态，永远只接受有限的援助，还得面对因之而产生的一切问题。我们拉丁美洲国家相信，通过集体努力，我们将会在国际市场上为我们的产品赢得较合理的价格，我们也相信这将必然有助于造成各个地区较好的经济条件。

196. 我们同意我们杰出的同事智利外交部长加

夫列尔·巴尔德斯先生的意见，即联合国正在设立过多的机构，造成了职能的交叉和世界各地活动的重复，这对更好的技术援助是有害的。这种办法并未证明一定有效，而仅仅是形成了一种官僚政治。这使发展中国家负担不了，而且使那些机构召开的许多会议不可能恰当地代表发展中国家。

197.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通过了第 2340 (XXII)号决议，题目是“审查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公海下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专门保留于和平用途并为人类利益而利用其资源的问题”。大会成立了三十五国特设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和考虑它的经济、技术和法律方面的问题。既然有关底土、领空、领海、大陆架和其他与国土毗连地区的管辖和控制权都已在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上提到，我国就特别注重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198. 必须指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法律主张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是非常相似的，都十分关心保卫同各自的领土和地理区域相连接的自然资源。从经济观点来看，大力开发我们的资源将会从技术观点上提高我们的发展潜力，因此，我国对研究海床和洋底的问题极感兴趣；我们认为工业化国家可以拟订一个广泛的合作方案来保证海洋的各种资源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借以解决世界上的饥饿问题，与此同时，既不忽视沿海国家的合法权利，也不忽视这些资源的生产潜力。

199. 在结束我对大会发言的时候，主席先生，我愿借此机会再次表示我最衷心的祝愿，祝本届大会在你出色的领导下取得成功。我也对我所有的同事和联合国会员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敬意。

200. 主席：我愿代表我本人和大会向洪都拉斯外交部长在他开始发言时提到的误会表示歉意。

201. 我请秘书长的代表发言。

202. 斯塔夫罗普洛斯先生（法律顾问）：由于秘书处的某一做法造成了误解，因而引起了杰出的洪都拉斯外交部长的气愤和抗议，这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表示遗憾。我愿再一次向杰出的外交部长保证，也向大会重新保证，在这件事上没有，也绝对不可能有任何歧视的成分。这是严格运用大会惯例的一种情况。

当然这惯例的运用对洪都拉斯外交部长产生了不利的后果。我对此感到很抱歉。我向他转致秘书处的歉意。

## 议程项目 23

###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赤道几内亚

####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7265)

203. **主席：**正如今天上午〔第一六九一次会议〕所宣布的，现在大会将根据议程项目 23 开始审议第四委员会关于赤道几内亚报告中的建议〔A/7265，第 5 段〕。

204. **阿格雷 - 奥林斯先生(加纳)，**第四委员会报告员：我荣幸地提出第四委员会关于赤道几内亚的报告〔A/7265〕。第四委员会是根据议程项目 23 提出这一问题的。在今天上午会议上审议这个项目的过程中，第四委员会听取了许多代表团的发言，特别是监督赤道几内亚公民投票和选举的联合国使团主席(一九六八年)和二十四国委员会主席的发言。在同一会议上，第四委员会通过了该委员会主席提出的一项协议草案〔A/7265，第 5 段〕。

205. 在这个协议中，大会注意到监督赤道几内亚公民投票和选举的联合国使团的报告，愿对使团所做的工作表示赞赏。同时，大会也愿对管理国按照大会第 2355(XXII)号决议使联合国能够在托管领土上出现和秘书长为此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赏。

206. 在祝贺赤道几内亚人民获得独立之际，大会祝愿他们和平繁荣，并满怀信心地希望，这个新生国家将为和平与国际合作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207. 最后，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强调指出第四委员会成员国对联合国在加速赤道几内亚独立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普遍表示满意。这不仅显示了联合国所起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而且对于那些在反对殖民

主义斗争中期待这一国际社会给予所急需的援助的殖民地人民来说，也是一种鼓舞的源泉。

按照议事规则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大会决定不讨论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208. **主席：**我请大会会员国审议第四委员会在其报告〔A/7265〕第 5 段中的建议。我是否能说，大会就这样通过第四委员会所推荐的协议草案？

协议草案通过。

209. **主席：**作为大会主席，我愿对刚才通过的协议所阐明的观点表示支持。

210. 现在，我请曾要求在大会对刚才所通过的协议进行审议以后发言的各位代表发言。

211. **加希尼亚先生(法国)：**一贯主张民族自决权原则并经常有机会实施这一原则的法国，欢迎费尔南多波岛和莫尼河省人民在与管理国相互谅解的气氛中获得独立。但是，法国代表团要指出，法国政府没有同意刚才结束辩论时通过的协议文本中所提及的大会第 1514(XV)号决议和第 2155(XXII)号决议。

212. **门杜加先生(喀麦隆)：**主席先生，在喀麦隆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参加目前正在进行的辩论并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主席以前，我荣幸地借此机会代表非洲和我自己的国家发言。

213. 我们想，在此刻，在赤道几内亚即将成为国际主权国的庄严时刻之前，表达我们所感到的幸福心情是有益的，甚至是必要的。确实，我们从未认真怀疑过西班牙在实行非殖民化方面的诚意；但是，也许曾经有过某种伊比利亚式团结的感觉，这种感觉长期以来给人们这样一种印象：西班牙通过履行民族自决权，表示完全按当今的时代精神办事，并尊重普遍良知，在这方面，如果说西班牙不是犹豫不决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不果断的。今天，显而易见，犹豫不决已为理智所代替。赤道几内亚的独立将成为事实，唯一要作的只是向西班牙转达这一国际社会的满意心情了。

214. 赤道几内亚的独立，是在我们组织的效能受到悲观主义者怀疑时按照我们组织所规定的方式正在实现的；也是在葡萄牙殖民主义和南部非洲少数人

的法西斯政权的种族主义继续对非洲人进行压迫时正在实现的，那些非洲人的唯一罪过只是生为非洲人并重视自己的自由与人类的尊严。以上事实给我们组织和那些为同一目的在非洲其他地方奋战的人们增添了力量和信心，也激励着他们在争取最后胜利的征途上作出巨大的努力。

215. 这也是使非洲人，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也可以说，是使那些在这个国际人权年里相信世界和平一定到来并全心全意地争取世界和平的人们感到自豪的原因。喀麦隆对赤道几内亚共和国获得国际主权感到非常满意，因为喀麦隆一贯支持她的几内亚姐妹共和国取得自决权的合法要求并为此尽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倾向于采取这个立场是由我们的事业决定的。但除此之外，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迫使我们这样做。今天，这个历史条件，这个地理环境，而更为重要的是非洲团结，使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政府之间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必要。喀麦隆将随时以这种方式进行合作。

216. 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愿向秘书长和由我们的兄弟和朋友、尼日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亚基大使率领的特别观察团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确保赤道几内亚人民能行使自决权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让赤道几内亚的范例成为对那些妄图在非洲赖着不走的顽固的殖民主义者的一个警告吧！这就是我们认为宜于在此刻表达的愿望。

217. 最后，在通向独立的艰难道路上，在实现更大程度地分享现代文明——它是衡量我们年轻国家的标志——果实的过程中，兄弟的赤道几内亚人民可以确信我们祝愿他们繁荣幸福。这样，在联合国范围内他们也能参加促进与维护和平的工作，并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和我们一起继续为争取世界和平与安全而斗争。

218. 塞普尔维达先生(智利)：智利代表团为能够欢迎赤道几内亚这个新独立的国家而感到自豪。文化、思想、精神和语言的纽带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虽然在地理上我们相隔遥远，但我国政府一贯关心着赤道几内亚的独立事业。我们非常荣幸地积极参加了赤道几内亚的非殖民化活动。我们可以肯定

地说，它的获得独立体现了我们十分珍贵的民族自决权原则已充分得到尊重。的确，在投票通过宪法和选举共和国总统及其他官员时，个人和政党的权利都已充分得到尊重。

219. 我愿借此机会向参加选举的人民和领导人表示祝贺，祝贺他们所表现的公民成熟程度。智利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她曾荣幸地参加过监督赤道几内亚的公民投票和选举的联合国使团。我还想补充一点：一九六六年，我国曾经是根据大会要求访问这个领土的联合国使团的成员。这两次宝贵的经历使智利政府能够密切接触这个非洲新国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情况，特别是能够密切接触这个非洲大陆上首先以西班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人民。我们相信，除了使拉丁美洲和赤道几内亚之间有可能保持密切联系以外，这个语言因素必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两国人民和伟大的非洲大陆人民之间业已存在的联系。

220. 请允许我再次强调，西班牙在实现赤道几内亚独立的过程中与联合国合作的宝贵先例是值得竭力赞扬的。这一经验证明，如果管理国真正希望与联合国合作来完成其非殖民化的任务，那么用一种对有关民族都极为有利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不可逆转的进程是可能的。

221. 最后，我们愿向这个新国家当选的总统弗朗西斯科·马西亚斯先生阁下致敬，并祝他在任新职期间取得成功。我们也愿向他的民主的领导人，特别是向赤道几内亚人民致敬，他们选择了十月十二日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纪念发现美洲大陆的日子来庄严宣布独立，这是个愉快的巧合，它指出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共同道路。

222. 格拉卜先生(突尼斯)：在赤道几内亚获得主权和独立的时候，我的代表团已有机会向特别委员会和第四委员会表达了我们的极为满意的心情。我们很高兴地再次表明，我们多么欢迎又一个非洲国家来到这个讲坛来增强非洲大家庭的力量，并有助于确保民族自决权、国际正义与和睦事业的必然胜利。

223. 在这里，突尼斯代表团愿就西班牙在与联合国合作导致这个领土独立时的豁达做法向西班牙表示敬意。

## 议程项目 9

### 一般性辩论(续)

224. **主席**：巴基斯坦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225. **侯赛因先生**(巴基斯坦)：印度国务部长在回答我上星期五〔第一六八一次会议〕的发言时，从他的观点出发，冗长赘述了印巴争端问题。在他的发言中，很多说法是错误的。在此，我认为有必要予以纠正。就我而言，我将避免使用偏激的语言。因此，对他的狂言澜语和他说他我国所怀有的卑劣意图，我将不予理睬。我向你，主席先生和各位代表同事致以歉意，因为我的答辩较长，但是，我希望通过交换意见，将对所涉及的争端加深了解。

226. 国务部长说什么我们不应该在联合国提出印巴争端问题，并对此表示抗议。而我们认为，当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和对印度穆斯林的基本权利的尊重遭到拒绝或践踏的时候，联合国正是提出这类问题的最合适不过的论坛。

227. 印度国务部长的主要论点是，印度已经表示了与巴基斯坦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同时，他又再三声称，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此，我们毫不含糊地否认印度政府有权对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自决权承担义务。毫无疑问，这无助于印巴关系的正常化；因为正是这一争端，导致了两国关系中的大部分纠葛。

228. 印度代表提到了塔什干声明。而塔什干声明的基本精神恰好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双方应就两国直接有关的问题继续进行最高级和其他级别官员的会晤”。<sup>5</sup>

229. 我谨代表我国政府重申，巴基斯坦愿意讨论和解决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包括克什米尔问题，一揽子解决，或逐步解决都行；只要印度明确重申，在一定的适当的时期，印度同意就克什米尔问题进行诚恳的会谈，以寻求解决争端的办法。

<sup>5</sup>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年，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月和三月份补编，文件 S/7221，附件第九节。

230. 我们不能回避以下的事实：除非就印巴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即克什米尔争端，认真进行谈判以求得公正体面的解决，否则，其他枝节问题就是得到解决，也不可能实现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事实上，经验已证明，在克什米尔和法拉卡河水这两个争端继续存在的紧张气氛中，即使在其他枝节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也只是一纸空文。

231. 印度国务部长指责巴基斯坦是侵略者。国务部长最好还是回忆一下历史。最先是在一九四八年的安全理事会上提出这个指责的，并以此进行了无休止的争论；从那时起的二十年中，又一再重复这种指责。然而，事实却是，不管印度怎样竭尽全力，它并没有使安全理事会信服。安理会认为，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甚至与争端也是毫无关系的。现实的问题是，应该弄清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他们愿意归属印度，还是愿意归属巴基斯坦。由于安全理事会的努力，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问题委员会制订了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议<sup>6</sup>和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决议。<sup>7</sup>这两项决议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所接受，从而成了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

232. 一九五九年一月五日决议第1段说：

“查谟和克什米尔邦归属印度或巴基斯坦问题，应通过民主的方法，举行自由公正的公民投票加以解决。”

233. 既然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接受了联合国的这两个决议，那就排除了两国关于侵略的相互指责。

234. 印度代表还认为，巴基斯坦是在替某邦人民祈求自决权，而正是该邦人民“曾两次挫败了巴基斯坦的侵略”〔第一六八二次会议，第173段〕。请问，既然该邦人民曾挫败了侵略，那么，是什么阻碍了印度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把该邦人民的裁决载入史册，使之明确地对印度有利呢？

235. 印度国务部长又声称，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局势平静正常，该邦人民继续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

<sup>6</sup>同上，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补编，文件 S/1100，第45段。

<sup>7</sup>同上，第四年，一九四九年一月份补编，文件 S/1196，第15段。

和自由。那么，国务部长又怎样解释下列事实呢？一九四八年后，在克什米尔印占区，大约三百五十万人口中有七十多万克什米尔人被驱逐出境而在巴基斯坦避难；一九六五年发生武装冲突后，又有十万人被驱逐出境而在巴基斯坦避难。为什么他们被迫离乡背井呢？又为什么不让他们重返家园呢？对该邦压倒多数的选民抵制所谓选举和补缺选举，国务部长又作何解释呢？

236. 令人深为遗憾的是，印度国务部长自以为是地声称，如果引起爆炸性局势，巴基斯坦应负全部责任。可惜，我不能不请国务部长正视现实：正是印度自己，而不是巴基斯坦，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内部制造爆炸性局势。正是由于印度单方面拒绝承担有关查谟和克什米尔国际协议中所规定的神圣义务，才制造了并正在继续制造这种局势。也正是由于印度践踏了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的人权，才引起了该邦内部的严重不满。

237. 印度不应指控巴基斯坦，最好还是回顾下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它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件中所阐明的立场。<sup>8</sup>在此信件中，国务部长将会发现，印度政府当时并没有提出争议，说克什米尔是，并且永远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恰恰相反，印度当时清楚地暗示，所谓的归属是临时性的，并且作出保证说，克什米尔人民完全有自由在国际监督下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他们的未来。

238. 克什米尔争端一开始，印度已故总理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几次写信给巴基斯坦政府。这儿，我将援引其中一例。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一日给巴基斯坦总理的电报中，尼赫鲁声明：

“一旦和平及秩序恢复，我们将立即从克什米尔撤军。该邦的未来得由该邦人民自己决定。我们不仅向贵国政府，而且向克什米尔人民和全世界作出上述保证。”

后来，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日，他又说：

“我们已经宣布，克什米尔的命运，最终将由人民决定。我们不仅向克什米尔人民，而且向全

世界作出上述保证。我们不会，也不可能从上述立场后退。”

239. 正是由于行使了自决权，印度自己才取得了独立。正是这一基本人权的实现，使许多国家成了联大的会员国。对所有尚未获得自治的民族，印度所支持的也正是这种自决权。那么，印度为什么偏偏不让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行使这种权利呢？印度和安全理事会向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保证过这种自决权，该邦人民也正在继续要求这种自决权。巴基斯坦别无他求，只希望实现这些保证。

240. 这是印巴关系不能令人满意的关键。从一九四八年以来，安全理事会对此也一直是很清楚的。现在，是进一步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是执行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日安全理事会第 211 (1965) 号决议的时候了。

241. 在谈到印度兴建法拉卡大水坝所引起的令人不安的局势时，印度国务部长承认，这个问题具有“双边性质”〔第一六八二次会议，第 181 段〕。而就在同时，他又否认这一问题有任何国际重要性。显而易见，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

242. 国务部长的主要论点是，“恒河不是一条国际河流，无可争议地是一条印度的河流。”〔同上，第 177 段。〕为了支持这一论点，国务部长给国际河流的定义提出了新的标准——汇水面积、河流长度、降雨范围、灌溉面积，等等。

243. 如果接受印度对国际河流所下的定义，那么，象哥伦比亚河，格朗德河，来因河，多瑙河和其他流经一国以上的河流的地位将会变得怎样呢？印度国务部长引证了有关这一问题的现行国际法。在此，我愿提醒国务部长，广大国际法学家一致同意确认，国际河流是流经两国或两国以上，或通过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河流。

244. 恒河正是这样的一条河流。它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实上，所涉及的问题不仅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而且对国际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上游国剥夺下游国经济繁荣的权利，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下游国所不能容许的。

245. 印度的论点是，上游国可以随心所欲地使

<sup>8</sup>同上，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补编，文件 S/1100，附件二十八。

用河水，不管对下游国会引起什么样的毁灭性后果。如果国务部长谙熟有关这个问题的国际法，印度为什么不敢向国际法院提出这一问题，让国际法院作出仲裁裁决或司法解决呢？巴基斯坦准备接受这种裁决。

246. 印度抱怨说，巴基斯坦逐步提高了旱季用水量的要求。请问，印度不也正是这样做的吗？据印度现在的估计，自开始兴建水坝以来，法拉卡回流的水量增加了一倍以上。河水的利用与发展的需要有关，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当需要利用河水灌溉以增加粮食生产时，尤其如此，例如在巴基斯坦就是这样。至于印度，据它自己承认，对流经法拉卡的恒河河水并没有这种需要。据说，这些河水被用来冲刷胡格利河以疏浚加尔各答港。

247. 印度国务部长指控巴基斯坦无中生有，制造人为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命脉具有灾难性的后果，难道国务部长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地一笔抹煞这个问题吗？这儿，我想谈谈由于印度未经巴基斯坦同意就兴建法拉卡大水坝将会给东巴六千五百万人民的生计带来的某些后果。

248. 首先，由于水坝使河水转向，在旱季，恒河水流将几乎完全不能流入东巴，从而会使数十万英亩的耕地荒芜。第二，结果，恒河东巴部分的河床将会淤塞；这样，在雨季，东巴几乎有一半地区每年都会被大水淹没。第三，由于缺乏淡水流入大海，海水将日益严重地侵蚀三角洲地带，从而将使东巴沿海地区无法耕种。第四，由于供水急剧减少，一批农业工程，包括那些计划中的工程，将受到严重影响。

249. 印度的这种行动将引起上述后果，这一事实，在国际上已为专家们的舆论所证实。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两次派遣人员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他们调查研究的结果证实，由于印度使河水转向，在恒河流域将引起变化，这将对东巴的一些工程产生毁灭性的后果。实际上，众所公认，不解决这一问题，东巴任何土地和水利资源开发的规划、实施和动工，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250. 我已经注意到，国务部长曾经声明：两国间可以进行行政人员级会晤；如果有必要举行更高级

的讨论，印度将不反对部长级官员的会晤。对于上述声明，我国政府将予以慎重考虑。我们自始至终关心的是，双方的会晤应该是富有成效的。

251. 我愿向印度提出下列建议，希望印度能够接受，并作出反应。让我们两国政府都责成下一次或再一次的会晤在对双方都最有利的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不了问题，希望印度能同意以适当方式利用象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这样的世界组织的斡旋，来解决争端。

252. 现在，我要谈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在印度的穆斯林少数派的待遇问题。印度国务部长举了一些印度穆斯林在印度担任显贵要职的实例。我提出的问题，不是否认印度穆斯林能担任这个或那个官职的问题。而是在印度部分地区，不断发生反穆斯林的暴力行动。这些暴力行动使穆斯林遭受了生命财产的严重的损失，而印度政府对这类暴力行动却未加制止。如果印度穆斯林生命毫无保障，整日提心吊胆——他们有些人也确实过着这样的生活，那么，即使他们知道，印度总统恰巧是穆斯林的话，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安慰可言，何况，印度总统充其量不过是宪法上的傀儡领袖呢。

253. 这儿，我想举几个印度和外国观察家对有关局势的客观报道。

254. 印度新德里出版的讲习会一九六八年六月号刊登了一位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作家的文章。他说，在印度，一些严酷的现实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其中两点更为重要。该作家继续写道：

“首先，近几年来，穆斯林一直精神颓丧，惊恐万状……而印度教徒对这些‘少数派’的憎恶，却有增无已……其次，印度教徒对此在思想意识上合乎逻辑的必然反映是，不仅要竭力征服穆斯林，而且，在此过程中，还要‘教化’穆斯林。”

这一阴沉的证词，为其他公正的观察家所证实。

255.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三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驻新德里特派记者，对印度的一个重要政党——人民同盟，作了如下的报道：

“该党的教义是，印度应恢复到印度教的光辉

时代。当其信徒完全接受该党教义时，那么，穆斯林少数派的处境，将如同第三帝国时期犹太人的处境一样。”

256.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日，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报道了有关印度教徒极端分子组织国家义勇服务团的情况——该组织是我前面提到的人民同盟的一翼，其标题是：“卍字旗的阴影笼罩德里”。他报道说：“遭到国家义勇服务团攻击的首当其冲的是穆斯林和基督教少数派。”该记者继续写道：“……煽动印度教徒们……相信，目前存在着一个‘基督教-穆斯林征服印度的新阴谋’。”记者还写道：“在国家义勇服务团的大规模集会上，‘基督教-穆斯林侵略印度教民族’成了他们的战斗口号。”

257. 印度国务部长污蔑巴基斯坦是“自封的穆斯林保护人”。一九五〇年四月八日，印巴两国政府首脑签订了列雅格特-尼赫鲁协定。根据这一庄严的国际协定，双方应共同关心两国中少数派的待遇问题。根据该协定，双方均有权就社会动乱事件提请对方关注，有权得到有关情况的调查报告，有权了解对方为此而采取的行动。如果国务部长不健忘的话，他就不会那样污蔑巴基斯坦了。

258. 考虑到上述国际协定，巴基斯坦就印度发生的屠杀事件提请印度注意，或要求印度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印度穆斯林。巴基斯坦这样做，决不是什么“自封的保护人”。印度国务部长并没有否认发生过大规模的屠杀穆斯林事件。因此，巴基斯坦只是履行了国际协定所赋予我们的责无旁贷的义务。

259. 印度国务部长诬称，在巴基斯坦，印度教徒处境悲惨，终日惶惶不安。他提出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其具体理由是，在巴基斯坦，印度教徒人口没有增加，表明了他们或被迫皈依，或被强行驱逐出境。没有什么比这些话更符合事实的了。我谨向国务部长提供下列事实：把穆斯林从与东巴毗邻地区，从西孟加拉邦和阿萨姆邦驱逐出去，并代之以从东巴诱骗印度教徒移民，这就是印度政府有计划有步骤地奉行的政策。

260. 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间，阿萨姆邦和西孟加拉邦有五十万印度穆斯林被驱逐出境；又以给予土地和金钱这些欺骗性诺言，煽动居住在巴基

斯坦的数量相等的印度教徒移民在穆斯林被迫撤走地区定居。后来，上述印度教徒移民中大约有五万三千人返回了巴基斯坦。他们的土地和房屋仍原封不动，物归原主；这时，印度那些诺言的欺骗本质便暴露无遗了。

261. 主席：请阿富汗代表发言，以行使他的答辩权。

262. 高斯先生（阿富汗）：昨天下午〔第一六九〇次会议〕，我代表团团长在对本届大会的发言中阐明了阿富汗代表团的观点，对世界各地具有严重后果的整个国际形势表示关切。在谈到我们本大陆的形势时，其中他提到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认为它是一种严重的局势。

263. 他呼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所有问题，其中包括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他表示如下希望：普什图尼斯坦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普什图尼斯坦问题将用如下方式处理：

“……根据公认的调节这种争论的国际准则，在不容否认的民族和国家自决权的基础上……”〔同上，第 95 段。〕

264. 巴基斯坦代表行使了他的答辩权，对此，阿富汗代表团已作了回答。但遗憾的是，巴基斯坦代表团再度发言并在那个问题上大讲许多枝节问题。

265. 巴基斯坦的第二次发言使我不得不指出：既然巴基斯坦代表提出了枝节问题，那么我们就要求保留我们在仔细研究他的逐字记录的发言稿之后，进行答辩的权利。先生，这就是我请你允许我发言的原因。

266. 目前，我想只谈谈巴基斯坦的第二次发言，而且只谈有关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几点——这几点，巴基斯坦第一次发言中却没有提到。巴基斯坦代表说：

“阿富汗代表无视当时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省的公民投票是在英国总督蒙巴顿勋爵的主持之下进行的事实。”〔同上，第 186 段。〕

267. 从逐字记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巴基斯坦代表在第一次行使答辩权时就提出来了。我不来重复记录上的巴基斯坦观点，而只想引述普什图尼

斯坦一位领导人的话来澄清普什图尼斯坦对这次所谓公民投票的观点。

268. 巴基斯坦代表曾经提到普什图尼斯坦的一位政治领袖汗·阿卜杜勒·加法尔·汗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普什图尼斯坦日的讲话中说：

“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元帅在他的一本书中声明，巴基斯坦建立之前，在西北边境省举行了一次公民投票，在这次公民投票中人们投票赞成巴基斯坦。我坚决否认这样的公民投票。这出公民投票的丑剧是由英国政府导演的，这出戏第一，是关于我们不感兴趣的问题；第二，基于有限的选举权；第三，对选票不加监督和控制；第四，选票受操纵；第五，没有大多数普什图人参加。

“由亲巴当局所计算的选票，刚好达到百分之五十加上几个小数点。这就是西北边境省定居地区的情况。部落地区，甚至连这样有限的、可笑的公民投票都不让选择。相反，十几个由英国统治者所豢养的部落首领却被请来签署了一项偏袒巴基斯坦的声明。俾路支省的情况也是一样。”

269. 普什图尼斯坦政治领袖的这个讲话，除了谈到其他事实外，还揭露了英国政府通过对某些受雇佣的部落首领个人的影响，来为巴基斯坦的利益服务。

270.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对于每个熟悉世界这一地区历史的人来说，这位普什图尼斯坦领导人是位知名的人物。汗·阿卜杜勒·加法尔·汗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英国监狱里度过的，当监狱的钥匙转交给巴基斯坦人之后，他又在巴基斯坦的监狱里度过了好些年头。在那里，现在仍然监禁着很多其他的普什图尼斯坦领导人。

271. 巴基斯坦代表继续说道：“在某些领导人的影响下，有人抵制公民投票，但毕竟无损于公民投票的进程。”〔同上，第188段。〕我不知道究竟这样的话能为他的辩解帮多少忙。

272. 谈到现在还在阿富汗的这位普什图尼斯坦领导人时，巴基斯坦代表说，“他正在进行反巴基斯坦的宣传和颠覆活动”〔同上〕。

273. 汗·阿卜杜勒·加法尔·汗确实在阿富汗。他只是在受过多年监禁，在狱中得了重病而被释

放之后，才来到那里的。在欧洲治疗后，他不能再回到普什图尼斯坦，因为如果他回去的话，有可能再度被捕入狱。然而，更有甚者，巴基斯坦代表一方面声称普什图尼斯坦人没有任何要求，另一方面却又指控他们的一位伟大领袖进行宣传 and 颠覆活动。这个人以“边疆甘地”而著称于亚洲；但不是因为如巴基斯坦代表所影射的那样，他是“亲印派”，而是因为，在一个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战争从未停止过的地区，在一个历史上反对任何人企图侵犯他们的独立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地区，人民被迫养成使用暴力的癖性，而这个人接受了非暴力的信念。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想从他的一项声明中引述下面这段话：

“我希望巴基斯坦的统治者会认识到他们的愚蠢行为，会解决我们民族的问题，以避免一场大祸；这场大祸将在我活着的时候”——他已八旬有余了——“或在我死后落到这个国家的头上。当今之世界处处都是暴力，要想使人们摆脱种种可望迅速取得成果的诱惑，要使那些相信武器效能的人摆脱种种可以利用的诱惑，在我看来，是徒劳的。”

这难道是宣传吗？这难道是一个搞颠覆活动的人所说的话吗？

274. 阿富汗代表声明，那个地区的人民并没有得到选择独立的自由，巴基斯坦代表对此表示抗议。难道一种基于联结这个邦或那个邦的公民投票就算是对独立的选择吗？

275. 巴基斯坦代表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概念是建立在比种族或语言单一更为广泛的概念基础之上的。”〔同上，第191段。〕

276. 这里并不是详细谈论什么是国家概念的正确基础的地方。但令人惊异的是，巴基斯坦——一个把国家概念仅仅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国家——竟来谈论什么更广泛的国家概念。

277. 巴基斯坦代表说，他不希望“就印度穆斯林所受的待遇问题与阿富汗大使进行辩论”〔第一六九〇次会议，第193段〕。

278. 我们也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没有就巴基斯坦代表有关印巴问题的大部分发言发表任何评论，而只是，如我所说的，仅限于普什图尼斯坦问题。

279. 巴基斯坦代表感到遗憾的是，阿富汗代表竟然会提出这个问题，竟然企图提出一个按理应由“与此问题更有直接关系的人提交给大会”的提案〔同上〕。这些是他在逐字记录中的原话。他以这样软弱无力的论据结束了他的发言。

280. 这些更有直接关系的人就是阿富汗人，他们与印度次大陆的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领土是阿富汗领土的一部分，这块领土被军事殖民势力分割了出去，并且不顾他们反对，转交给一个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的新国家，——我再重复一遍，“毫无共同之处”——除宗教之外。还有谁能比阿富汗与他们更有直接关系呢？我们倒很想知道。

281. 如果我们接受如下原则的话：联合国会员国不应该关心那些无权向大会提出提案的人民的合法权利，不应该关心那些曾为那么多现在已是联合国会员国的独立而斗争的在座的主权国家，不应该关心这些国家对那些现在仍处于外国统治之下的国家的关切，那么我们就等于指责所有支持过附属地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联合国会员国了。

282. 如果巴基斯坦代表希望阿富汗代表团在过去这么多年来对附属地民族表示这样的关心，在任何地方都支持他们的事业，而只字不提他自己国家的边界形势，那他就希望错了。

283. 如果巴基斯坦关心那些在遥远领土的巴基斯坦人的命运，而不让阿富汗关心普什图尼斯坦人的话，那他就是在我们所提到过的那些公认的标准上又加了一条标准。

284. 既然普什图尼斯坦问题迄今未被列入联合国议程，那么目前我们将不再占用大会更多的时间来更详细地谈论这个问题。

285. 我们不希望在这一般性辩论中再次被迫对巴基斯坦代表进行答辩。我们已经在一般性发言和对巴基斯坦所作的答辩中说明了普什图尼斯坦问题的事实。我们坚信，任何企图都不能改变这些事实，或者贬低普什图尼斯坦人民行使自决权和自由权的极其现实的合理愿望。

286. 巴加特先生(印度)：巴基斯坦外长再次企图利用这个讲坛诽谤印度和迷惑本届大会。他的所谓

答辩只是重弹了反印宣传的老调，没有任何新的内容。现在，时间已很晚了，但是我不得不再澄清几个问题，因而会议还得继续进行，对此我表示遗憾。

287. 关于法拉卡大水坝问题，我本人在十月四日星期五〔第一六八二次会议〕的发言中，已阐明了印度政府的立场。法拉卡大水坝是一项重大工程，它关系到近一亿八千万印度人民的生命，关系到我国最大的港口加尔各答的未来，也关系到这个港口可供应到的广大工业内地的未来。巴基斯坦企图将问题国际化，从而推迟这项工程的完成，这是枉费心机的。尽管如此，本着对邻国福利的善意，印度政府愿以合作精神与巴基斯坦在适当级别上继续进行讨论，以达成和解。

288. 巴基斯坦外长竟如此胆大妄为，又一次谈到了印度的穆斯林公民。我们驳回他的诬告。看来他的发言含有敌意，对此我们表示遗憾。上星期五我已较详细地说明了穆斯林公民在印度享有受尊敬地位。但愿在巴基斯坦少数派能有同样的命运。我再次奉劝巴基斯坦外长，他用在谈论印度穆斯林公民上的时间和精力能利用得更好，如果他同样的精力献身给自己国家少数派的福利的话。印度政府充分意识到它对印度社会各阶层所负有的职责。印度联邦政府和各邦政府，一直努力改善每个印度公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不论其种族、宗教或信仰如何。

289. 我确信，在印度的查谟和克什米尔邦问题上，一再对印度进行诬告，并不利于印巴之间的友谊与和平事业。在这讲坛上，巴基斯坦外长愈是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个问题，他就愈不可能合情合理地谈论印度。今天，他试图证实巴基斯坦没有侵略过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而我们了解的事实，比他的表白更为清楚。当然，不一定非要相信我们的话不可。我愿引述当时联合国印、巴事务的代表、澳大利亚著名法律学家欧文·迪克逊爵士一段谨慎而恰如其分的话。他说：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克什米尔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以来，印度不仅多次提出巴基斯坦是侵略者的论点——我已提到这一论点——而且进一步提出，应该公布。印度总理在会议早期提出同一论点，在大会期间又一再提到它。我的见解是：首先，安全理事会没有公布过；第二，我既没有受委托、也没有对此问题作过任何司法调查；第三，我

不追究那些引起纠纷的原因或理由，而这些原因或理由也许与次大陆的历史有关，然而，我愿采纳这样的观点——大概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敌对分子越过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边界，这是违反国际法的；大概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巴基斯坦正规军进入该邦的领域，这也是不符合国际法的。”<sup>9</sup>

290. 巴基斯坦外长在发言中所提到的安全理事会决议之所以不能履行，而且今天名存实亡、已被废弃，这是因为巴基斯坦不愿依据这些决议履行它的义务。人们可能要问：说巴基斯坦没有履行它的义务，具体证明何在？具体证明就是，迄今为止巴基斯坦还继续占有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五分之二的土地。

291. 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宪法地位和法律地位是毫无疑问的。昨天，巴基斯坦代表较详细地解释了一九四七年英国政府关于在印度移交政权的安排。在此安排中，就当时一些称为印度土邦的地方，归属印度还是归属巴基斯坦的问题作了规定。根据英国议会所通过的法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以适当形式归属当时的印度自治领。

<sup>9</sup>同上，第五年，一九五〇年九月至十二月份补编，文件S/1791，第21段。

292. 此外，在过去二十年中，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已数次通过民主程序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不仅如此，当巴基斯坦两次企图以武力占领该邦时，人民两次挫败了侵略，用鲜血和生命表达了他们归属印度的坚定不移的决心。根据正当的宪法程序和人民的愿望，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且将永远如此。

293. 巴基斯坦政府对印度继续奉行分裂政策。它一再企图收买我国人民的忠诚和破坏我国政府的权力。如同过去一样，这些企图将被我们所粉碎。

294. 最后，我想表明我国政府跟巴基斯坦讨论问题的立场。巴基斯坦外长提到了塔什干协议，并且重申他的国家希望解决印巴之间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代表印度政府再次表示，我们愿与巴基斯坦关系正常化，并共同讨论我们之间所有的问题。

295. 哈尼夫·汗先生(巴基斯坦)：阿富汗代表已根据一些情况作了详尽的发言，当然，这些情况的真实性有待查明。既然如此，本代表团保留在将来进行答辩的权利。

下午八时二十分散会

## 第一六九三次会议

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星期一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埃米略·阿雷纳莱斯先生  
(危地马拉)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阿利马迪先生(乌干达)代行主席职务。

### 议程项目 36

####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7257)

1. 克里斯蒂安森先生(挪威)，第二委员会报告员：我很荣幸地向大会提交第二委员会关于联合

国资本发展基金一九六八年认捐会议的第一份报告〔A/7257〕。

2. 大家还记得，去年，即一九六七年，大会于十二月十五日通过了第2321(XXII)号决议，决定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的认捐会议要和联合国发展方案的年度认捐会议同时召开。第二委员会今年开会考虑其工作的组织安排时，也考虑了召开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认捐会议的日期问题。根据讨论结果，第二委员会现向大会建议，大会第2321(XXII)号决议第1段(c)不宜实施。这就使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认捐会议有可能单独召开。

3. 我愉快地把第二委员会的建议〔A/7257，第2段〕提交大会审议。